

晉書 十四

列傳

顧和 袁瓌 江逋 車胤 殷觀 王雅 王恭 庾楷

劉牢之 殷仲堪 楊佺期 劉毅 諸葛長民 何無忌 檀憑之 魏詠之 張軌

涼武王李玄盛 李暕 盛彥 夏方 王褒 許攸 庾亮 孫晷 顏含

劉殷 王延 王談 桑虞 何琦 吳達

廿三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1
13

文庫 11
D 291
13

010190559101

晉書列傳卷五十三

顧和

顧和字君孝侍中衆之族子也曾祖容吳荊州刺史祖相臨海太守和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與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爲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趨卿矣王導爲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顛遇之和方擇蠹夷然不動顛旣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顛入謂導曰卿州史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爲然和嘗詣導導小

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爲海內之俊。由是遂知名。旣而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導咨嗟稱善。累遷司徒掾。是時東海王沖爲長水校尉。妙選僚屬。以沛國劉耽爲司馬。和爲主簿。永昌初。除司徒左曹掾。太寧初。王敦請爲主簿。遷太子舍人。車騎參

軍護軍長史。王導爲揚州。請爲別駕。所歷皆著稱。遷散騎侍郎。尚書吏部司空。郗鑒請爲長史。領晉陵太守。咸康初。拜御史中丞。劾奏尚書左丞戴抗。賊汙百萬。付法議罪。并免。尚書傅玩。郎劉備。官百僚憚之。遷侍中。初中。典東遷。舊章多闕。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和奏舊冕有十二旒。皆用玉珠。今用雜珠等。非禮。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璇。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先是。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內外皆奉詔。和獨上疏。以爲周保祐聖躬。不遺其勲。第舍供給。擬於戚屬。恩澤所加。已爲過隆。若假名號。

記籍未見明比。惟漢靈帝以乳母趙嬖爲平氏君。此未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且君舉必書。將執物垂則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從之。轉吏部尚書。頻徙領軍將軍。太常卿。國子祭酒。康帝卽位。將祀南北郊。和議以爲車駕宜親行。帝從之。皆躬親行禮。遷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書勅諭。特聽。暮出朝還。其見優遇如此。尋朝議以端右之副不宜處外。更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母憂去職。居喪以孝聞。旣練。衛將軍褚裒上疏薦和起爲尚書。令遣散騎郎諭旨。和每見逼促。輒號咷慟絕。謂所親曰。古人或有釋其憂服以祗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殉義。吾在常日。猶不如人。況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於萬分。祇足以示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議耳。帝又下詔曰。百揆務殷。端右總要。而曠職經久。甚以悒然。昔先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賈諸公。皆釋服從時。不獲遂其情禮。況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尚書令禮已過。祥練豈得聽不赴。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和表疏十餘上。遂不起服。闕然後視職。時南中郎將謝尚領宣城內史。收涇令陳幹殺之。有司以尚違法糾黜。詔原之。和重奏曰。尚先効姦賊。罪入甲戌。赦聽自首。減死而尚

近表云幹包藏姦猾輒收行刑幹事狀自郡非犯軍
戎不由都督按尚蒙親賢之舉荷文武之任不能爲
國惜體平心聽斷內挾小憾肆其威虐遠近怪愕莫
不解體尚忝外屬宥之有與至於下吏宜正刑辟尚
皇太后舅故寢其奏時汝南王統江夏公衛崇並爲
庶母制服三年和乃奏曰禮所以軌物成教故有國
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統斯人倫之紀不二之
道也爲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屬之性顯至公之義
降殺節文著於周典按汝南王統爲庶母居廬服重
江夏公衛崇本由疎屬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
制違冒禮度肆其私情闕闕許其過厚談者莫以爲
非則政道陵遲出乎禮廢憲章頽替始於容違若弗
糾正無以齊物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祇王命應加
貶黜詔從之和居任多所獻納雖權臣不苟阿撓永
和七年以疾篤辭位拜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加散
騎常侍尚書令如故其年卒年六十四追贈侍中司
空謚曰穆子淳歷尚書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左衛
將軍

袁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煥之曾孫也祖
父並早卒瓌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爲江淮間縣拜

呂令轉江都因南渡元帝以爲丹陽令中興建拜奉朝請遷治書御史時東海王越尸旣爲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葬越朝廷疑之瓌與博士傅純議以爲招魂葬是謂埋神不可從也帝然之雖許裴氏招魂葬越遂下詔禁之尋除廬江太守大將軍王敦引爲諮議參軍俄爲臨川太守敦平爲鎮南將軍下敦軍司尋自解還都游於會稽蘇峻之難與王舒共起義軍以功封長合鄉侯徵補散騎常侍徙大司農尋除國子祭酒頃之加散騎常侍于時喪亂之後禮教陵遲瓌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以弘遠代明禮學以流後生所以導萬物之性暢爲善之道也宗周旣興文史載煥端委垂於南蠻頌聲溢於四海故延州聘魯聞雅而歎韓起適魯觀易而美何者立人之道於斯爲首孔子恂恂以教洙泗孟軻係之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于今猶存禮讓之節時或有之疇昔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漸頽庠序之禮有關國學索然墳籍莫啟有心之徒抱志無由昔魏武帝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廢鞍覽卷投戈吟詠况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無虞江外謐靜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然無聞洋洋之美墜

晉書列傳 卷五十三
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
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誦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
賢。是則是詠。豈不盛哉。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博
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成。帝從之。國學
之興。自瓌始也。以年在懸車。上疏告老。尋卒。追贈光
祿大夫。謚曰恭子喬嗣。

喬字彥叔。初拜佐著作郎。輔國將軍桓溫請爲司馬。
除司徒左西屬。不就。拜尚書郎。桓溫鎮京口。復引爲
司馬。領廣陵相。初喬與褚裒友善。及康獻皇后臨朝。
喬與裒書曰。皇太后踐登正祚。臨御皇朝。將軍之於
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至於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禮。
而况策名人臣。而交媒人父。天性攸尊。亦宜體國而
重矣。故友之好。請於此辭。染絲之變。墨翟致懷。歧路
之感。楊朱興歎。况與將軍游處少長。雖世譽先後。而
臭味同歸也。平昔之交。與禮數而降箕踞之。惟隨時
事而替。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來物無
停。變化遷代。豈惟寸晷事亦有之。夫御器者神制衆。
以約願。將軍怡情無事。以理勝。爲任親仗。賢達以納。
善爲大執筆。惆悵不能自盡。論者以爲得禮遷安西。
諮議叅軍。長沙相。不拜。尋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

三郡軍事建武將軍江夏相時桓溫謀伐蜀衆以爲不可喬勸溫曰夫經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於胸心然後舉無遺筭耳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今沂流萬里經歷天險彼或有備不必可剋然蜀人自以斗絕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旣西胡必關覷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矣蜀土富實

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誠不能爲害然勢據上流易爲寇盜若襲而取之者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也溫從之使喬以江夏相領二千人爲軍鋒師次彭模去賊已近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者也今分爲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餽齎三日糧勝可必矣溫以爲然卽一時俱進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色喬因麾而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長驅至成都李勢旣降勢將

鄧定隗文以其屬反衆各萬餘温自擊定喬擊文破
之進號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尋卒年三十六温甚悼
惜之追贈益州刺史謚曰簡喬博學有文才注論語
及詩并諸文筆皆行於世子方平嗣亦以軌素自立
辟大司馬掾歷義興琅邪太守卒子山松嗣

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著後漢書百篇襟情秀
遠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
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
涕初羊曇善唱樂相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
時人謂之三絕時張湛好爲齋前種松栢而山松每

山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
行殯山松歷顯位爲吳郡太守孫恩作亂山松守滬
濱城城陷被害

猷字申甫少與瓌齊名代瓌爲呂令復相繼爲江都
由是俱渡江瓌爲丹陽猷爲武康兄弟列宰名邑論
者美之歷位侍中衛尉卿猷孫宏見文苑傳

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注喪服經官至給事中準子
冲字景玄光祿勳冲子耽

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倣儻不羈爲士類所稱桓温少
時游於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

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採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其通脫若此。蘇峻之役。王導引爲參軍。隨導在石頭。初路永匡術賈寧等皆峻心腹。聞祖約奔敗。懼事不立。迭說峻誅大臣。峻既不納。永等慮必敗。陰結於導。導使耽潛說路永使歸順。峻平封秭歸男。拜建威將軍。歷陽太守。咸康初。石季龍游騎十餘匹至歷陽。耽上列不言騎。少時胡寇強盛。朝野危懼。王導以宰輔之重。請自討之。旣而賊騎不多。又已過散。導正不行。朝廷以耽失於輕妄。黜之。尋復爲導從事中郎。方加大任。會卒。時年二十五。子質。

質字道和。自渙至質。五世並以道素繼業。惟其父耽以雄豪著。及質又以孝行稱。官歷琅邪內史。東陽太守。質子湛。

湛字士深。少有操植。以冲粹自立。而無文華。故不爲流俗所重。時謝混爲僕射。范泰贈湛及混詩云。亦有後出雋。離群頗騫翥。湛恨而不答。自中書令爲僕射。左光祿大夫。晉寧男。卒於官。湛弟豹。

豹字士蔚博學善文辭有經國材爲劉裕所知後爲太尉長史丹楊尹卒

江道字道載陳畱圉人也曾祖蕤譙郡太守祖允蕪湖令父濟安東叅軍道少孤與從弟灌共居甚相友悌由是獲當時之譽避蘇峻之亂屏居臨海絕棄人事翦茅結宇耽翫載籍有終焉之志本州辟從事除佐著作郎並不就征北將軍蔡謨命爲叅軍何充復引爲驃騎功曹以家貧求試守爲太末令縣界深山中有亡命數百家恃險爲阻前後守宰莫能平道到官召其魁帥厚加撫接諭以禍福旬月之間襁負而至朝廷嘉之州檄爲治中轉別駕遷吳令中軍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爲諮議叅軍浩甚重之遷長史浩方修復洛陽經營荒梗道爲上佐甚有匡弼之益軍中書檄皆以委道時羗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道擊之道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羗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少敗及桓溫奏廢浩佐吏道遂免頃之除中書郎升平中遷吏部郎長兼侍中穆帝將修後池

起閣道。道上疏曰：臣聞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貴賤。建靈臺，浚辟雍，立宮館，設苑囿，所以弘於皇之尊，彰臨下之義。前聖創其禮，後代遵其矩。當代之君，咸營斯事。周宣興百堵之作，鴻鴈歌安宅之歡。魯僖修泮水之宮，採芹有思樂之頌。蓋上之有爲，非予欲是盈。下之奉上，不以劬勞爲勤。此自古之令典，軌儀之大式也。夫理無常然，三正相詭。司牧之體，與世而移。致飾則素，故賁返於剝。有大必盈，則受之以謙。損上益下，順兆庶之悅，享以二簋，用至約之義。是以唐虞流化於茅茨夏禹，垂美於卑室。過儉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聖行之以致至道。漢高祖當營建之始，怒宮庫之壯。孝文處旣富之世，愛十家之產。亦以播惠，當時著稱。來葉今者，二虜未殄，神州荒蕪，舉江左之衆，經略艱難。漕揚越之粟，北餽河洛，兵不獲戢，運戍悠遠，倉庫內罄，百姓力竭。加春夏以來，水旱爲害，遠近之收，普減。常年財傷人困，大役未已，軍國之用，無所取給。方之往代，豐弊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質天縱，凝曠清虛，闡日新之盛，茂欽明之量。無欲體於自然，沖素刑乎萬國。韶旣盡美，則必盡善。宜養以

玄虛守以無爲登覽不以臺觀游豫不以苑沼偃息
畢於仁義馳騁極於六藝觀巍巍之隆鑒二代之文
仰味羲農俯尋周孔其爲逍遙足以遵道德之輔親
搢紳之秀疇咨以時顧閭不倦獻替諷諫日月而聞
則庶績惟凝六合咸熙中興之盛邁於殷宗休嘉之
慶流乎無窮昔漢起德陽鍾離抗言魏營宮殿陳群
正辭臣雖才非若人然職忝近侍言不足採而義在
以聞帝嘉其言而止復領本州大中正升平末遷太
常道累讓不許穆帝崩山陵將用寶器道諫曰以宣
室顧命終制山陵不設明器以貽後則景帝奉遵遺
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無所施設惟脯
糝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玄宮始用寶劔金舄此
蓋太妃罔已之情實違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爲
故事臣請述先旨停此二物書奏從之哀帝以天文
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肅奠
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道上疏諫曰臣尋史
漢舊制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
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惟說爲祀而不載儀注此
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叅校按漢儀天子所親
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別

宮遙拜不詣壇所其餘群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圓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誤群神之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乖常式臣聞妖眚之發所以鑒悟時主故寅畏上通則宋災退度德禮增修則殷道以隆此往代之成驗不易之定理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祇戒之誠達於天人在予之懼忘寢與食仰虔玄象俯凝庶政嘉祥之應實在今日而猶乾乾夕惕思廣茲道誠實聖懷殷勤之至然洪祀有書無儀不行於世詢訪時學莫識其理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按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修其失不小帝不納道又上疏曰臣謹更尋思叅之時事今強戎據於關雍桀狄縱於河朔封豕四逸虜劉神州長旌不卷鉦鼓日戒兵疲人困歲無休已人事弊於下則七曜錯於上災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頃者以來無乃大異彼月之蝕義見詩人星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範不以爲沴陛下今以晷度之失國之六沴引其輕變方之重肯求已篤於禹湯憂勤踰平日曷將修大祀以禮神祇傳曰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號祀必有義接

晉書列傳卷五十三
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略而無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奠儀法所用闕略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皆闕有所施補則不統其源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受法不究則不敢厝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幽昧探願之求難以常思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至精孰能與此帝猶勅撰定道又陳古義帝乃止道在職多所匡諫著阮籍序贊逸士箴及詩賦奏議數十篇行於世病卒時年五十八子蔚吳興太守

灌字道群父嘗尚書郎灌少知名才識亞于道州辟主簿舉秀才爲治中轉別駕歷司徒屬北中郎長史領晉陵太守簡文帝引爲撫軍從事中郎後遷吏部郎時謝奕爲尚書銓叙不允灌每執正不從奕託以他事免之受黜無怨色頃之簡文帝又以爲撫軍司馬甚相賓禮遷御史中丞轉吳興太守灌性方正視權貴蔑如也爲大司馬桓溫所惡溫欲中傷之徵拜侍中以在郡時公事有失追免之後爲秘書監尋復解職時溫方執權朝廷希旨故灌積年不調溫末年以爲諮議參軍會溫薨遷尚書中護軍復出爲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未拜卒子績

言書列傳 卷五十三
續字仲元有志氣除秘書郎以父與謝氏不穆故謝安之世辟召無所從論者多之安薨始爲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多所規諫歷諮議叅軍出爲南郡相會荊州刺史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仲堪要續與南蠻校尉殷顗同行並不從仲堪等屢以爲言續終不爲之屈顗慮續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續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勸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耳一坐皆爲之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而徵續爲御史中丞奏劾無所屈撓會稽世子元顯專政夜開六門續密啟會稽王道子欲以奏聞道子不許車胤亦曰元顯驕縱宜禁制之道子默然元顯聞而謂衆曰江續車胤間我父子遣人密讓之俄而續卒朝野悼之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曾祖浚吳會稽太守父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胤父曰此兒當大典卿門可使專學胤恭勤不倦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劬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温在荊州辟爲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引爲主簿稍遷別駕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惟胤與吳

晉書列傳 卷五十三
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於世又善於賞會當時每有
盛坐而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游集之日輒
開筵侍之寧康初以胤爲中書侍郎關內侯孝武帝
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
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與丹楊尹
王混摘句時論榮之累遷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學生
百人以胤領國子博士其後年議郊廟明堂之事胤
以明堂之制旣甚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
文不同音器亦殊旣茅茨廣厦不一其度何必守其
形範而不弘本順時乎九服咸寧四野無塵然後明
堂辟雍可光而修之時從其議又遷驃騎長史太常
進爵臨湘侯以疾去職俄爲護軍將軍時王國寶諂
於會稽王道子諷入坐故以道子爲丞相加殊禮胤
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升成王之
地相王在位豈得爲周公乎望實二三並不宜爾必
大忤上意乃稱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嘉胤
隆安初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辭疾不拜加輔國
將軍丹楊尹頃之遷吏部尚書元顯有過胤與江績
密言於道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逼令自裁俄而胤卒
朝廷傷之

殷顛字伯通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卿父康吳興太守顛性通率有才氣少與從弟仲堪俱知名太元中以中書郎擢爲南蠻校尉莅職清明政績肅舉及仲堪得王恭書將興兵內伐告顛欲同舉顛不平之曰夫人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豈藩屏之所圖也晉陽之事宜所不豫仲堪要之轉切顛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仲堪甚以爲恨猶密諫仲堪辭甚切至仲堪旣貴素情亦殊而志望無厭謂顛言爲非顛見江績亦以正直爲仲堪所斥知仲堪當逐異已樹置所親因出行散託疾不還仲堪聞其病出省之謂顛曰兄弟殊爲可憂顛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滅門幸熟爲慮勿以我爲念也仲堪不爲卒與楊佺期桓玄同下顛遂以憂卒隆安中詔曰故南蠻校尉殷顛忠績未融奄焉隕喪可贈冠軍將軍弟仲文叔獻別有傳

王雅字茂達東海剡人魏衛將軍肅之曾孫也祖隆後將軍父景大鴻臚雅少知名州檄主簿舉秀才除郎中出補永興令以幹理著稱累遷尚書左右丞歷廷尉侍中左衛將軍丹楊令領太子左衛率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侍見甚

數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時人被以倖幸之目帝起清暑殿於後宮開北上閣出華林園與美人張氏同游止惟雅與焉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以雅爲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傅廻詰雅者過半時風俗頽弊無復廉恥然少傅之任朝望屬珣珣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焉將拜遇兩請以繳入王珣不許之因冒雨而拜雅旣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爲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太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旣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稟性峻隘無所苞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略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爲亂階矣帝以恭等爲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已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遷領軍尚書散騎常侍方大崇進之將參副相之重而帝崩倉卒不獲顧命雅素

被優遇一旦失權又以朝廷方亂內外攜離但慎默而已無所辯正雖在孝武世亦不能犯顏廷爭凡所謀謨唯唯而已尋遷左僕射隆安四年卒時年六十

七追贈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長子準之散騎侍郎次協之黃門次少卿侍中並有士操立名於世云
史臣曰爰在中興玄風滋扇溺王綱於拱默撓國步於清虛骨體嘗諤之風蓋亦微矣而君孝固情禮而違顯命山甫獻誠讜而振頽風彥叔之兵謀道載之正諫洋洋盈耳有足可稱灌不屈節於權臣績敢危言於賊將道子殊物之禮車胤沮之無懼心仲堪友

常之舉殷顛折之以正色求諸古烈何以加焉山松悅哀挽於軒冕之辰彥道歡博徒於衰經之日天心已喪其能濟乎旋及於促齡俄致於非命宜哉
贊曰顧生軌物屢申誠讜袁子崇儒拯斯頽喪道績剛蹇車殷忠壯瞻言遺直莫之能尚

音義

耽 丁含反 媯 乃了反 洙 市朱反 媠 私列反 甌 子孕反 滬 戶負進同
漢書高紀云蕭何主進鄭氏曰主賦歛禮喪也陳遵傳云遵祖父遂與宣帝博數負進顏云進勝也帝博疎歸 孟康云下音姊 騫翥 上虛言反 道 音由 塹柵 上七反
下柵 賁返 易音方義反徐一 餽 達秘 溝 平秘反 診 帝

反 曹 武登反又 覬 九利 繳 蘇阜 誠 謹 反

晉書列傳卷五十四

王恭

王恭字孝伯光祿大夫蘊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為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來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起家為佐著作郎歎曰仕官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俄為秘書丞轉中書郎未拜遭父憂服闋

劉辰翁曰
無繁無要
有禮有度
馮夢禎曰
不惟儉德
可風且堪
觀者

除吏部郎歷建威將軍太元中代沈嘉爲丹陽尹遷
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時
陳罷袁悅之以傾巧事會稽王道子恭言之於帝遂誅
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
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
淫聲欲令群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內史虞珽
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道子甚
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爲降節恭抗言曰未聞
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資莫不反側道子甚愧之
其後帝將擢時望以爲藩屏乃以恭爲都督兗青冀
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
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爲號者累有不祥故桓冲王
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受
爲辭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慕容垂入青州
恭遣偏師禦之失利降號輔國將軍及帝崩會稽王
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
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歎曰穰棟雖新便有
黍離之歎矣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
伏兵殺之國寶不許而道子亦欲輯和內外深布腹
心於恭冀除舊惡恭多不順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

道子知恭不可和協王緒之說遂行於是國難始結
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庾楷黨於國寶士馬
甚盛恭憚之不敢發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
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
聲放佞人辭色甚厲故國寶等愈懼以恭爲安北將
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
僞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曰後將軍國寶得
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效力以報時施而專寵
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閣叩扉欲矯遺詔
賴皇太后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割東宮見
兵以爲已府讒疾二昆甚於讎敵與其從弟緒同黨
凶狡共相扇運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誠必
亡身殉國是以諸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昔
趙鞅典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表至內
外戒嚴國寶及縱惶懼不知所爲用王珣計請解職
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于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
恭之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廞
爲吳國內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廞解軍去職
廞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貶詔不
許謙王尚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強盛宰相權弱宜多

晉書列傳 卷五十四
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恭曰尚之兄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鎮懲警前事勢轉難測及其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爲然復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等從之推恭爲盟主尅期同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絹爲書內箭箠中合鑄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爲詐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無通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旦之尊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寶緒送王廙書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爲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爲辭朝廷使元顯及王珣謝琰等距之恭夢牢之坐其處旦謂牢之曰事剋卽以卿爲北府遣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使說牢之啗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是日牢之遣其婿高雅之子敬宣因恭驩軍輕騎擊恭恭敗將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父不騎乘驛生瘡不復能去曲阿人殷確恭故叅軍也以

船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遇商人
錢彊強宿憾於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師道
子聞其將至欲出與語面折之而未之殺也時桓玄
等已至石頭懼其有變卽於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五
男及弟爽爽兄子祕書郎和及其黨孟璞張恪等皆
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
每輟卷而歎爲性不弘以闇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
簡惠爲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佛道
調後百姓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
佛經自理鬚鬢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

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令百代之下
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爲識者所傷恭
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
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初見執遇故吏戴耆之爲湖孰令恭私告之曰我有
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爲我送寄桓南粵耆之遂送
之於夏口桓玄撫養之爲立喪廄弔祭焉及玄執政
上表理恭詔贈侍中太保謚曰忠簡爽贈太常和及
子簡並通直散騎郎殷確散騎侍郎晉斬湖浦尉及
錢彊等恭庶子曇亨宋義熈中爲給事中

庾楷

庾楷征西將軍亮之孫會稽內史羲小子也初拜侍中代兄準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隆安初進號左將軍時會稽王道子憚王恭殷仲堪等擅兵故出王愉爲江州督豫州四郡以爲形援楷上疏以江州非險塞之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詔不許時楷懷恨使子鴻說王恭以譏王尚之兄弟復握機權勢過國寶恭亦素忌尚之遂連謀舉兵事在恭傳詔使尚之討楷楷遣汝南太守段方逆尚之戰于慈湖方大敗被殺楷奔于桓玄及玄等盟于柴桑連名上疏自理詔赦玄等而不赦恭楷楷遂依玄玄用爲武昌太守楷後懼玄必敗密遣使結會稽世子元顯若朝廷討玄當爲內應及玄得志楷以謀泄爲玄所誅

劉牢之

子敬宣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也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歷北地鴈門太守父建有武幹爲征虜將軍世以壯勇稱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畫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大多募勁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瑯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

晉書列傳 卷五十四 六
及晉陵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爲叅軍領
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及堅
將句難南侵。玄率何謙等距之。牢之破難輜重於肝
胎。獲其運船。遷鷹揚將軍。廣陵相。時車騎將軍桓冲
擊襄陽。宣城內史胡彬率衆向壽陽。以爲冲聲援。牢
之領卒二千爲彬後繼。淮肥之役。苻堅遣其弟融及
驍將張蚝攻陷壽陽。謝玄使彬與牢之距之。師次硤
石。不敢進。堅將梁成又以二萬人屯洛澗。玄遣牢之
以精卒五千距之。去賊十里。咸阻澗列陣。牢之率叅
軍劉襲諸葛求等直進渡水臨陣。斬成及其弟雲。又
分兵斷其歸津。賊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殺獲萬餘人。
盡收其器械。堅尋亦大敗歸。長安餘黨所在屯結。牢
之進平譙城。使安豐太守戴寶戍之。遷龍驤將軍。彭
城內史。以功賜爵武崗縣男。食邑五百戶。牢之進屯
鄆城。討諸未服。河南城堡承風歸順者甚衆。時苻堅
子丕據鄴爲慕容垂所逼。請降。牢之引兵救之。垂聞
軍至。出新興城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田次之追之。
行二百里。至五橋澤中。爭趣輜重。稍亂。爲垂所擊。牢
之敗績。士卒殲焉。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脫。會丕救
至。因入臨漳。集亡散兵。復少振牢之。以軍敗徵還。頃

之復爲龍驤將軍守淮陰後進戍彭城復領太守祇
賊劉黎僭尊號於皇丘牢之討滅之符堅將張遇遣
兵擊破金鄉圍太山太守羊邁牢之遣參軍向欽之
擊走之曾慕容垂叛將翟釗救遇牢之引還釗還牢
之進平太山追釗於鄆城釗走河北因獲張遇以歸
之彭城祇賊司馬徽聚黨馬頭山牢之遣參軍竺明
之討滅之時慕容氏掠廩丘高平太守徐含遠告急
牢之不能救坐畏懦免及王恭將討王國寶引牢之
爲府司馬領南彭城內史加輔國將軍恭使牢之討
破玉廩以牢之領晉陵太守恭本以才地陵物及檄
至京師朝廷戮國寶王緒自謂威德已著雖杖牢之
爲爪牙但以行陣武將相遇禮之甚薄牢之負其才
能深懷恥恨及恭之後舉元顯遣廬江太守高素說
牢之使叛恭事成當卽其位號牢之許焉恭參軍何
澹之以其謀告恭牢之與澹之有隙故恭疑而不納
乃置酒請牢之於衆中拜牢之爲兄精兵利器悉以
配之使爲前鋒行至竹里牢之背恭歸朝廷恭旣死
遂代恭爲都督充青冀幽并徐揚州晉陵軍事牢之
本自小將一朝據恭位衆情不悅乃樹用腹心徐謙
之等以自強時楊佺期桓玄將兵逼京師上表理王

恭求誅牢之牢之率北府之衆馳赴京師次于新亭
玄等受詔退兵牢之還鎮京口及孫恩陷會稽牢之
遣將栢寶率師救三吳復遣子敬宣爲寶後繼比至
曲阿吳羆內史栢謙已棄郡走牢之乃率衆東討拜
表輒行至吳興衛將軍謝琰擊賊屢勝殺傷甚衆徑
臨浙江進拜前將軍都督吳羆諸軍事時謝琰屯烏
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牢之率衆軍濟江浙恩懼逃
于海牢之還鎮恩復入會稽害謝琰牢之進號鎮北
將軍都督會稽五郡率衆東征屯上虞分軍戍諸縣
恩復攻破吳國殺內史袁山松牢之使參軍劉裕討
之恩復入海頃之恩浮海奄至京口戰士十萬樓船
千餘牢之在山陰使劉裕自海鹽赴難牢之率大衆
而還裕兵不滿千人與賊戰破之恩聞牢之已還京
口乃走郁州又爲敬宣劉裕等所破及恩死牢之威
名轉振元典初朝廷將討桓玄以牢之爲前鋒都督
征西將軍領江州事元顯遣使以討玄事諮牢之牢
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衆懼不能制又慮平玄
之後功蓋天下必不爲元顯所容深懷疑貳不得已
率北府文武屯洲洲桓玄遣何穆說牢之曰自古亂
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玄德孔明然皆勲業未

卒而二主早世。設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禍也。鄙語有之。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殫。獵犬烹。故文種誅於勾踐。韓白戮於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不敢信其功。臣况凶愚凡庸之流乎。自開闢以來。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以見容於闇世者而誰。至如管仲相齊。雍齒侯漢。則往往有之。况君見與無射。鉤屢逼之。仇邪。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保其富貴。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無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惟君圖之。宰之自謂握強兵。才能筭略。足以經綸。江表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轉沮。乃頗納穆說。遣使與玄交通。其甥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之。並不從。俄令敬宣降玄。玄大喜。與敬宣置酒宴集。陰謀誅之。陳書法畫圖與敬宣共觀。以安悅其志。敬宣不之覺。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元顥旣敗。方以宰之爲征東將軍。會稽太守宰之乃嘆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將至矣。時玄屯相府。敬宣勸宰之襲玄。猶豫不決。移屯班瀆。將北奔廣陵。相高雅之欲據江北。以距玄。集衆大議。叅軍劉襲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司馬郎君今復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語畢趨。

出佐吏多散走而敬宣先還京口援其家失期不到
牢之謂其爲劉襲所殺乃自縊而死俄而敬宣至不
遑哭奔于高雅之將吏共殯歛牢之喪歸丹徒桓玄
令斲棺斬首暴尸於市及劉裕建義追理牢之乃復
本官

敬宣牢之長子也智略不及父而技藝過之孫恩之
亂隨父征討所向有功爲元顯從事郎又爲桓玄諮
議參軍牢之敗與廣陵相高雅之俱奔慕容超夢丸
土而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丸既吞矣我當復本
也每日而玄敗遂與司馬休之還京師拜輔國將

軍晉陵太守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
軍江州刺史鎮尋陽又擊桓亮符宏於湘中所在有
功安帝反政徵拜冠軍將軍宣城內史領襄城太守
譙從反以敬宣督征蜀諸軍事假節與寧朔將軍臧
喜西伐敬宣入自白帝所攻皆剋軍次黃獸與僞將
譙道福相持六十餘日遇癘疫又以食盡班師爲有
司所劾免官頃之爲中軍諮議加冠軍將軍尋遷鎮
蠻護軍安豐太守梁國內史會盧循反以冠軍將軍
從大軍南討循平遷左衛將軍散騎常侍又遷征虜
將軍青州刺史尋改鎮冀州爲其參軍司馬道賜所

害

殷仲堪

王世懋曰
強云聲如
俗語
鍾人傑曰
人讀書各
有獨得處

殷仲堪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史部尚書父師驃騎諮議參軍晉陵太守沙陽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之。調補佐著作郎冠軍謝玄鎮京口請為參軍除尚書郎不拜玄以為長史厚任遇之仲堪致書於玄曰胡亡之後中原子女鬻於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星離荼毒終年怨苦之氣感傷和理誠喪亂之常足以懲戒復非王澤廣潤愛育蒼生之意也。當世大人既慨然經略將以救其塗炭而使理至於此良可嘆息願節下弘之以道德運之以神明隱心以及物垂理以禁暴使足踐晉境者必無懷感之心。枯槁之類莫不同漸天潤仁義與干戈並運德心與功業俱隆實所期於明德也。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樵飢人壯者欲以救子少者志在存親行者傾筐以顛念居者吁嗟以待死而一旦幽繫生離死絕求之於情可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麀使秦西以歸之其母隨而悲鳴不忍而放之孟孫赦其罪以傅其子禽獸猶不可離况於人乎夫飛鴉惡鳥也食桑甚猶

懷好音。雖曰戎狄。其無情乎。苟感之有物。非難化也。必使邊界無貪小利。強弱不得相陵。德音一發。必聲振沙漠。二寇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黃河之不濟。函谷之不開哉。玄深然之。領晉陵太守。居郡。禁產子不舉。父喪不葬。錄父母以質亡叛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服闋。孝武帝召為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鬪。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為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

惟谷大雅
毛公注曰
谷窮也

帝有愧焉。復領黃門郎。寵任轉隆。帝嘗示仲堪詩。乃曰。勿以已才而笑不才。帝以會稽王非社稷之臣。擢所親幸。以為藩捍。乃授仲堪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振威將軍。荊州刺史。假節鎮江陵。將之任。又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謂永為廊廡之寶。而忽為荆楚之珍。良以慨恨。其恩狎如此。仲堪雖有英譽。議者未以分陝許之。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朝野屬想。謂有異政。及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惠。夷夏頗安。附之。先是。仲堪游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岍。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

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荆州。桂陽人黃欽生父沒已久，詐服衰麻，言邇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曰：律詐取父母，寧依毆詈法棄市。原此之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事悖逆，忍所不當，故同之毆詈之科。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沒，墓在舊邦，積年久遠，方詐服迎喪，以此爲大妄耳。比之於父存言亡，相殊遠矣。遂活之。又以異姓相養，禮律所不許，子孫繼親族無後者，唯令主其蒸嘗，不聽別籍以避後也。

王世貞曰：平獄大似張釋之。

佐吏咸服之。時朝廷徵益州刺史郭銓，憊爲太守，卜苞於坐，勸銓以蜀反，仲堪斬之。以聞朝廷，以仲堪事不預，察降號鷹揚將軍尚書下，以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漢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劔閣之隘，寔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漢中遼遠，在劔閣之內，成敗與蜀爲一，而統屬梁州。蓋定鼎中華，慮在後伏，所以分斗絕之勢，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遷，守在岷邛，衿帶之形，事異曩昔。是以李勢初平，割此三郡配隸益州。將欲重複上流爲習坎之防事，經英略歷年數紀，梁

州以統接曠遠求還得三郡忘王侯設險之義背地勢內外之寔盛陳事力之寡弱飭哀矜之苦言今華陽又清汧隴順軌關中餘燼自相魚肉梁州以論求三郡益州以本統有定更相牽制莫知所從致令巴宕二郡爲羣獠所覆城邑空虛土庶流亡要害膏腴皆爲獠有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蠻獠熾盛兵力寡弱如遂經理垂繆號令不一則劍閣非我保隄類轉難制此乃藩扞之大機上流之至要昔三郡全寔正差文武三百以助梁州今浮沒蠻獠十不遺二

州逐食鳥散資生未立苟順符指以副梁州恐公私

困弊無以堪命則劍閣之守無擊折之儲號令選用不專於益州虛有監統之名而無制御之用懼非分位之本旨經國之遠術謂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爲一千五百自此之外一仍舊貫設梁州有急蜀當傾力救之書奏朝廷許焉桓玄在南郡論四皓來儀漢庭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呂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埃塵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讐必興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終吉隱以保生者其若是乎以其文贈仲堪仲堪乃答之曰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

故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高天下秦網雖虐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自賢况夫漢以劍起人未知義戒遏姦邪特宜以正順爲寶天下大器也苟亂亡見懼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之振策豈爲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義與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迹懸殊理勢不

同若何疑之哉又謂諸呂強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肩豈瑣瑣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于今亦無以辨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正源者雖不能無危其危易持苟啓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惜也玄屈之仲堪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椀盤無餘肴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每語子

劉及翁曰
五椀即不
爲少

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特意。今吾處
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
其後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數千家。以隄防不嚴。復降
爲寧遠將軍。安帝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固讓不受。初
桓玄將應王恭。乃說仲堪推恭爲盟主。共與晉陽之
舉。立桓玄之功。仲堪然之。仲堪以王恭在京口。去都
不盈二百。自荊州道遠。連兵勢不相及。乃僞許恭而
寔不欲。下聞恭已誅。王國寶等始抗表。與師遣龍驤
將軍楊佺期。次巴陵。會稽王道子遣書止之。仲堪乃
還。初桓玄棄官歸國。仲堪憚其才地。深相交結。玄亦
欲假其兵勢。誘而悅之。國寶之後。仲堪旣納玄之誘。
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要從兄南蠻校尉覲。南郡
相江績等。恢覲績並不同之。乃以楊佺期代績。覲自
遜位。會王恭復與豫州刺史庾楷舉兵討江州刺史
王愉。及譙王尚之等。仲堪因集議。以爲朝廷去年自
戮國寶。王恭威名已震。今其重舉。勢無不尅。而我去
年緩師。已失信於彼。今可整棹晨征。參其霸功。於是
使佺期舟師五千爲前鋒。桓玄次之。仲堪率兵二萬
相繼而下。佺期玄至湓口。王愉奔于臨川。玄遣偏軍
追獲之。佺期等進至橫江。庾楷敗奔於玄。譙王尚之

晉書列傳 卷五十四
等退走尚之弟恢之所領水軍皆沒玄等至石頭仲
堪至蕪湖忽聞王恭已死劉牢之反恭領北府兵在
新亭玄等三軍失色無復固志乃廻師屯于蔡州時
朝廷新平恭楷且不測西方人心仲堪等擁衆數萬
充斥郊畿內外憂逼玄從兄修告會稽王道子曰西
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若許佺期以重利無不
倒戈於仲堪者道子納之乃以玄爲江州佺期爲雍
州黜仲堪爲廣州以桓修爲荊州遣仲堪叔父太常
茂宣詔廻軍仲堪悲被貶退以王恭雖敗已衆亦足
以立事令玄等急進軍玄等喜於寵授並欲順朝命
猶預未決會仲堪弟適爲佺期司馬夜奔仲堪說佺
期受朝命納桓修仲堪惶遽卽於蕪湖南歸使徇於
玄等軍曰若不各散而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
仲堪將劉系先領二千人隸于佺期輒率衆而歸玄
等大懼狼狽追仲堪至尋陽及之於是仲堪失職倚
玄爲援玄等又資仲堪之兵雖互相疑阻亦不得異
仲堪與佺期以子弟交質遂于尋陽結盟玄爲盟主
臨壇歃血並不受詔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譙王尚
之等朝廷深憚之於是詔仲堪曰間以將軍憑寄失
所朝野懷憂然既往之事宜其兩忘用乃班師廻旆

晉書列傳 卷五十四
祗願朝旨所以改授方任蓋隨時之宜將軍大議誠
感朕心今還復本位卽撫所鎮釋甲休兵則內外寧
一故遣太常茂具宣乃懷仲堪等並奉詔各旋所鎮
頃之桓玄將討佺期先告仲堪云今當入沔討除佺
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然便
當率軍入江仲堪乃執玄兄偉遣從弟適等水軍七
千至江西口玄使郭銓符宏擊之適等敗走玄頓巴
陵而館其穀玄又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旣失巴陵之
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震駭城內大饑以胡麻爲廩仲
堪悉召佺期佺期率衆赴之直濟江擊玄爲玄所敗
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鄒城爲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
死於柞溪弟子道護叅軍羅企生等竝被殺仲堪少
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嗇於
周急及玄來攻猶勤請禱然善取人情病者自爲診
脈分藥而用計倚伏煩密少於鑒略以至於敗子簡
之載喪下都塋於丹徒遂居墓側義旗建率私僮客
隨義軍躡桓玄玄死簡之食其肉桓振之後義軍失
利簡之沒陣弟曠之有父風仕至剡令

楊佺期

楊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曾祖準太常

自震至準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值亂沒胡父。亮少仕僞朝。後歸國。終於梁州刺史。以貞幹知名。佺期沉勇果勁。而兄廣及弟思平等皆強獷。麓暴。自云門戶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門地比王珣者。猶恚恨。而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恒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佺期少仕軍府。咸康中領衆屯城固。苻堅將潘猛距守康回壘。佺期擊走之。其衆悉降。拜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戍洛陽。苻堅將竇衝率衆攻平陽太守張元熙於皇天塢。佺期擊走之。佺期自湖城入潼關。累戰皆捷。斬獲千計。降九百餘家。歸於洛陽。進號龍驤將軍。以病改爲新野太守。領建威司馬。遷唐邑太守。督石頭軍事。以疾去職。荊州刺史殷仲堪引爲司馬。代江續爲南郡相。仲堪與桓玄舉衆應王恭。庾楷。仲堪素無戎略。軍旅之事一委佺期。兄弟以兵五千人爲前鋒。與桓玄相次而下。至石頭。恭死。楷敗。朝廷未測玄軍。乃以佺期代郟恢爲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仲堪。玄皆有遷換。於是俱還。尋陽結盟。不奉詔。俄而朝廷復仲堪本職。乃各還鎮。初玄未奉詔。欲自爲雍州。以郟恢爲廣州。恢懼玄之來。問於衆。咸曰。佺期來者。誰不戮力。若桓玄

晉書列傳 卷五十四
來恐難與爲敵既知佺期代已乃謀於南陽太守閻
丘羨稱兵距守佺期慮事不濟乃聲言玄來入沔而
佺期爲前驅恢衆信之無復固志恢軍散請降佺期
入府斬閻丘羨放恢還都撫將士恤百姓繕修城池
簡練甲卒甚得人情佺期仲堪與恒玄素不穆佺期
屢欲相攻仲堪每抑止之玄以是告執政求廣其所
統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以桓偉爲南蠻校尉佺期
內懷忿懼勒兵建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襲玄仲堪
雖外結佺期內疑其心苦止之又遣從弟通屯北塞
以疑之佺期不得舉乃解兵隆安三年桓玄遂舉兵
討佺期先攻仲堪初仲堪得玄書急召佺期佺期曰
江陵無食當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自
以保境全軍無緣棄城逆走憂佺期不赴乃給之曰
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乃率衆赴馬步騎入
千精甲耀日旣至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
今茲敗矣乃不見仲堪時玄在零田佺期與兄廣擊
玄玄畏佺期之銳乃渡軍馬頭明目佺期率殷道護
等精銳萬人乘艦出戰玄距之不得進佺期乃率其
麾下數十艦直濟江徑向玄船俄而迴擊郭銓殆獲
銓會玄諸軍至佺期退走餘衆盡沒單馬奔襄陽玄

追軍至佺期與兄廣俱死之傳首京都梟於朱雀門
弟思平從弟尚保致敬俱逃于蠻劉裕起義始歸國
歷仇州羈殺敬爲人剽銳果於行事昔與佺期勸殷
仲堪殺殷覬仲堪不從致敬拔刃而起欲自出取之
仲堪苦禁乃止及爲梁州刺史常怏怏不滿其志經
襄陽見魯宗之侍衛皆佺期之舊也致敬愈憤見於
辭邑宗之叅軍劉千期於座面折之因發大怒抽劍
刺千期立死宗之表而斬之思平尚保後亦以罪誅
楊氏遂滅

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絕棄彼弊冠崇茲新履宰
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見疑勢陵難信而投兵
散地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德方隅作戾口順勤王
心乖抗節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國寶就誅而
晉陽猶起是以仲堪僥倖佺期無狀雅志多隙佳兵
不和足以亡身不足以肅亂也

賚曰孝伯懷以車之總戎王因起釁劉亦慙忠殷揚
乃武抽於爭雄庾君含怨交關其中猶欺郡采道睽
心異是日亂階非關臣事

音義

悅

反氏林

長

反直嘉

穰

反所追

輯

反秦入

鞅

反於兩

廠

反許金

邏

虛箇 斡 各旱 合 鎔 閣的 髀 傷禮 葦 韋鬼 鬚 相俞 髦

反 昌兩 肝 胎 與之 跳 反 古巧 狡 反 古巧 斲 反 丁角 栝 呂音 麤 迷音

鴉 反 于驕 甚 反 食稔 捍 翰音 歐 詈 上一口反 犍 為 梁馬 鍵

其 僂 獠 老音 扞 翰音 析 丸音 溢 反 滿奔 適 華音 敵 反 山合 鄣 城 贊音

柞 反 子各反 又 診 反 之忍 獠 反 古猛 餉 反 式亮 剽 反 匹妙

晉書列傳卷五十四終

劉毅 兄邁

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也曾祖距廣陵相叔父鎮左
光祿大夫毅少有人志不修家人產業仕為州從事
桓弘以為中兵參軍屬桓玄篡位毅與劉裕何無忌
魏詠之等起義兵密謀討玄毅討徐州刺史桓修於
京口青州刺史桓弘於廣陵裕率毅等至竹里玄使
其將皇甫敷吳甫之北距義兵邁之於江乘臨陣斬
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首玄大懼使桓謙何之澹
屯覆舟山毅等軍至蔣山裕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

玄不之測，益以危懼。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習伏裕，莫敢出關。裕與敕等分爲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惡，義軍放火，烟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散。玄旣西走，裕以敕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與何無忌、劉道規躡玄。玄逼帝及琅邪王西上，敕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等追及玄，戰於崢嶸州。敕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走。玄將郭銓、劉雅等隄陷尋陽。敕遣武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及玄死，桓振、桓謙復聚衆。距敕於靈溪。玄將馮該以兵會於振，敕進擊，爲振所敗。退次尋陽，坐免官。尋原之，劉裕命何無忌受教節度，無忌以督攝爲煩，輒便解統。敕疾，無忌專擅，免其琅邪內史，以輔國將軍攝軍事。無忌遂與敕不平。敕唯自引咎，時論趨之。敕復與道規發尋陽，桓亮自號江州刺史，遣劉敬宣擊走之。敕軍次夏口，時振黨馮駭戍大岸，孟山圖據魯城，桓山客守偃月壘，衆合萬人，連艦二岸，水陸相援。敕督衆軍進討，未至夏口，遇風飄沒千餘人。敕與劉懷肅、索超等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何無忌與檀祗列艦於中流，以防越逸。敕躬貫甲冑，陵城半日，而二壘俱潰，生禽山客，而馮該遁。

晉書列傳卷五十五
走教進平巴陵以教爲使持節兗州刺史將軍如故
教號令嚴整所經墟邑百姓安悅南陽太守魯宗之
起義襲襄陽破桓蔚教等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
乘輿出營江津宗之又破僞將溫楷振自擊宗之教
因率無忌道規等諸軍破馮該於豫章口推鋒而進
遂入江陵振聞城陷與謙北走乘輿反正教執玄黨
卞範之牟僧壽夏侯崇之桓道恭等皆斬之桓振復
與苻宏自鄖城襲陷江陵與劉懷肅相持教遣部將
擊振殺之并斬僞輔國將軍桓珍教又攻拔遷陵斬
太守劉叔祖於臨嶂其餘擁衆假號以十數皆討

平之二州既平以教爲撫軍將軍時刁預等作亂屯
於湘中教遣將分討皆滅之初教丁憂在家及義旗
初興遂墨經從事至是軍役漸寧上表乞還京口以
終喪禮曰弘道爲國者理盡於仁孝訴窮歸天者莫
甚於喪親但臣凡庸本無感槩不能卹越故其宜耳
往年國難滔天故志竭愚忠覲然苟存去春鑿駕廻
軫而狂狡未滅雖姦凶時梟餘燼窟伏威懷寡方文
武勞弊微情未申顧景悲憤今皇威遐肅海內清蕩
臣窮毒艱穢亦已具於聖聽兼羸患滋甚衆疾互動
如今寢頓無復人理臣之情也本不甘生語其事也

亦可以沒乞賜餘骸終其丘墳庶幾忠孝之道獲宥於聖世不許詔以教爲都督豫州揚州之淮南歷陽廬江安豐五淝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常侍如故本府文武悉令西屬以匡復功封南平淝開國公兼都督宣城軍事給鼓吹一部梁州刺史劉雅反教遣將討擒之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爲盤龍齋教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俄進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何無忌爲盧循所敗賊軍乘勝而進朝廷震駭教具舟船討之將發而疾篤内外失色朝議欲奉乘輿與北就中軍劉裕會救疾瘳將率軍南征裕與教書曰吾往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修船垂畢將居前撲之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教從弟藩往止之教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於地遂以舟師二萬發姑孰徐道覆聞教將至建鄴報廬循曰劉教兵重成敗繫此一戰宜併力距之循乃引兵發巴陵與道覆連旗而下教次于桑落州與賊戰敗績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衆皆爲賊所虜輜重盈積皆棄之教走經涉蠻晉飢困死亡至者十二三叅軍羊邃竭力營護之僅而獲免劉裕深慰勉之復其本職教乃

以遠爲諮議叅軍及裕討循詔教知內外雷事教以
喪師乞解任降爲後將軍尋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江州都督教上表曰臣聞天以盈虛爲運政以損
益爲道時否而政不革人凋而事不損則無以救急
病於已危拯塗炭於將絕自頃戎車屢駭干戈溢境
所統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衝自桓玄以來驅
蹙殘敗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
深自非財殫力竭無以至此若不曲心矜理有所釐
改則靡遺之歎奄焉必及夫設官分職軍國殊用牧
養以息務爲大武略以濟事爲先兼而領之蓋出於
權事因藉旣久遂似常體江州在腹心之內憑接陽
豫藩屏所倚寔爲重複昔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禦
之宜蓋權爾耳今江左區區戶不盈數十萬地不踰
數千里而統旅鱗次未獲減息大而言之足爲國恥
况乃地在無虞而猶置軍府文武將佐資費非要豈
所謂經國大情揚湯去火者哉自州罷邊江百姓遼
落加郵亭險闕畏阻風波轉輸往復恒有淹廢又非
所謂因其所利以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軍府移鎮
豫章處十郡之中屬簡惠之政以及數年可有生氣
且屬縣凋散示有所存而後調送迎不得止息亦謂

應隨宜并合以簡衆費刺史庾悅自臨蒞以來甚有恤隱之誠但綱維不革自非綱目所理尋陽接蠻宜示有遏防可卽州府千兵以助羸戍於是解悅教移鎮豫章遣其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俄進教爲都督荆寧秦雍四州之河東河南廣平揚州之義城四郡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持節公如故教表荆州編戶不盈十萬器械索然廣州雖凋殘猶出丹漆之用請依先準於是加督交廣二州教至江陵乃輒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萬餘畱而

不遣又告疾因請藩爲副劉裕以教貳于已乃奏之

安帝下詔曰劉教傲狠凶戾履霜日久中間覆敗宜卽顯戮晉法含弘復蒙寵授曾不思愆內訟怨望滋甚賴宰輔藏疾特加遵養遂復推轂陝西寵榮隆泰庶能洗心感遇革音改意而長惡不悛志爲姦宄陵上虐下縱逸無度旣解督任江州非復所統而輒徙兵衆略取軍資驅斥舊戍厚樹親黨西府二局文武盈萬悉皆割畱曾無片言肆心恣欲罔顧天朝又與從弟藩遠相影響招聚剽狡繕甲阻兵外託省疾實窺伺隙同惡相濟圖會荆郢尚書左僕射謝混憑藉世資超蒙殊遇而輕佻躁脫職爲亂階扇動內外連

謀萬里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乃誅藩混劉裕自率衆討敕命王弘王鎮惡蒯思等率軍至豫章口於江津燔舟而進敕叅軍朱顯之逢鎮惡以所統千人赴敕鎮惡等攻陷外城敕守內城精銳尚數千人戰至日晏鎮惡以裕書示城內敕怒不發書而焚之敕翼有外救督士卒力戰衆知裕至莫有鬪心旣暮鎮惡焚諸門齊力攻之敕衆乃散敕自北門單騎而走去去江陵二十里而縊經宿居人以告乃斬於市子姪皆伏誅敕兄模奔於襄陽魯宗之斬送之敕剛猛沉斷而專肆狼腹與劉裕協成大業而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獄常快快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敕驕縱滋甚每覽史藉至藺相如降屈於廉頗輒絕歎以爲不可能也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又謂郗僧施曰昔劉備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今吾與足下雖才非古賢而事同斯言衆咸惡其陵傲不遜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而彌復憤激初裕征盧循凱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敕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後有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敕在後敕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

孫鑠曰叙
符蒙氣稜

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接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旣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卽成盧焉教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旣出西藩雖上流分陝而頓失內權又頗自嫌事計故欲擅其威彊伺隙圖裕以至於敗初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爲司徒長史曾至京口教時甚屯宴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教告之曰教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教爾射如故旣而悅食鵝教求其餘悅又不答教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旨悅忿懼而死教之褊躁如此

邁字伯群少有才幹爲殷仲堪中兵叅軍桓玄之在江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仲堪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稍擬仲堪邁時在坐謂玄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爲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邁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爲悔仲堪使邁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免禍後玄得

晉書列傳卷五十五
志邁詣門稱謁玄謂邁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鉤斬祛與邁爲三故不知死玄甚喜以爲刑獄叅軍後爲竟臨太守及教與劉裕等同謀起義邁將應之事泄爲玄所害

諸葛長民

諸葛長民琅琊陽郡人也有文武幹用然不持行檢無鄉曲之譽桓玄引爲叅軍平西軍事尋以貪刻免及劉裕建義與之定謀爲揚武將軍從裕討桓玄以功拜輔國將軍宣城內史于時桓歆聚衆向歷陽長邑二千五百戶以本官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義熙初慕容超寇下邳長民遣部將徐琰擊走之進位使持節督青揚二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領晉陵太守鎮丹徒本號及公如故及何無忌爲徐道覆所害賊乘勝逼京師朝廷震駭長民率衆入衛京都因表曰妖賊伐船集木而南康相郭澄之隱蔽經年又深相保明屢欺無忌罪合斬刑詔原澄之及盧循之敗劉教也循與道覆連旗而下京都危懼長民勸劉裕權移天子過江裕不聽令長民與劉教屯于北陵以備石頭事平轉督豫州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

淮南太守及裕討教以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詔以甲杖五十人入殿長民驕縱貪侈不恤政事多聚珍寶美色營建第宅不知紀極所在殘虐爲百姓所苦自以多行無禮恒懼國憲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前年殺韓信禍其至矣謀欲爲亂問劉穆之曰人間論者謂太尉與我不平其故何也穆之曰相公西征老母弱弟委之將軍何謂不平長民弟黎民輕狡好利固勸之曰黥彭異體而勢不偏全劉毅之誅亦諸葛氏之懼可因裕未還以圖之長民猶

緣未發旣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幾危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也裕深疑之駱驛繼遣輜

重兼行而下前尅三日百司於道候之輒差其期旣而輕舟徑進潛入東府明旦長民聞之驚而至門裕伏壯士丁昨於幙中引長民進語素所未盡皆說馬長民悅昨自後拉而殺之輿尸付廷尉使收黎民黎民驍勇絕人與捕者苦戰而死小弟幼民爲大司馬叅軍逃于山中追擒戮之諸葛氏之誅也士庶咸恨正刑之晚若釋桎梏馬初長民富貴之後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毛修之嘗與同宿見之駭愕問其故長民答曰正見一物甚黑而

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桶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刃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於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伏誅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郟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心者輒形於言色州辟從事轉太學博士鎮北將軍劉牢之卽其舅也時鎮京口每有大事常與參議

晉世子元顯子彥章封東海王以無忌爲國中

尉加廣武將軍及桓玄嘗彥章於市無忌入市慟哭而出時人義焉隨牢之南征桓玄牢之將降於玄也無忌屢諫辭旨甚切牢之不從及玄篡位無忌與玄吏部郎曹靖之有舊請蒞小縣靖之白玄玄不許無忌乃還京口初劉裕嘗爲劉牢之參軍與無忌素相親結至是因密共圖玄劉毅家在京口與無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疆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疆弱雖疆易弱正患事主得難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因共要毅與相推結遂共舉

義兵襲京口無忌僞著傳詔服稱勅使城中無敢動者初桓玄聞裕等及無忌之起兵也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願不以為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樛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其見憚如此及玄敗走武陵王遵承制以無忌為輔國將軍琅琊內史以會稽王道子所部兵精悉配之南追桓玄與振武將軍劉道規俱授冠軍將軍劉毅即度玄留其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江州刺史

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無益無忌謂道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騰之可以一鼓而敗也道規從之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為然道規乘勝徑進無忌又鼓譟赴之澹之遂潰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祀及武康公主琅琊王妃還京都又與毅道規破走玄於崢嶸洲無忌進據巴陵玄從兄謙從子振乘間陷江陵無忌道規進攻謙於馬頭攻桓蔚於龍泉皆破

之既而爲桓振所敗退還尋陽無忌與毅道規復進討振尅夏口三城遂平巴陵進次馬頭桓謙請割荆江二州奉送天子無忌不許進軍破江陵謙等敗走無忌侍衛安帝還京師以無忌督豫州揚州淮南廬江安豐歷陽堂邑五羗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加節甲杖五十人入殿未之職遷會稽內史督江東五羗軍事持節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義熙二年遷都督江荆二州江夏隨義陽緱安豫州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八羗軍事江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以興復之功封安城羗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增督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加散騎侍郎進鎮南將軍盧循遣別帥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距之長史鄧潛之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衆迴山壓卵未足爲譬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若上流蜂蠆之毒邾魯成鑿宜決破南唐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距之既及賊令強弩數百登西岬小山以邀射之而薄於山側俄而西風暴急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岬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

晉書列傳 卷五十五
十三
敗無忌尚屬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
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
死之詔曰無忌秉哲履正忠亮明允亡身殉國則契
協英謨經綸屯昧則重氛載廓及敷政方夏寔播風
惠妖寇構亂侵擾邦畿投袂致討志清王略而事出
慮外臨危彌厲握節隕難誠貫古賢朕用傷慟于厥
懷其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謚曰忠肅子邕嗣初桓
玄剋京邑劉裕東征無忌密至裕軍所潛謀舉義勸
裕於山陰起兵裕以玄大逆未彰恐在遠舉事勉濟
爲難若玄遂竊天位然後於京口圖之事未晚也無
忌乃還及義師之舉參贊大勳皆以筭略攻取爲效
而此舉敗於輕脫朝野痛之

檀憑之

檀憑之字慶子高平人也少有志力閨門邕肅爲世
所稱從兄子韶兄弟五人皆雅弱而孤憑之撫養若
已所生初爲會稽王驃騎行參軍轉桓修長流參軍
領東莞太守加寧遠將軍與劉裕有州閭之舊又數
同東討情好甚密義旗之建憑之與劉教俱以私艱
墨經而赴雖才望居教之後而官次及威聲過之故
裕以爲建武將軍裕將義舉也嘗與何無忌魏詠之

晉書列傳 卷五十五
同會憑之所會善相者晉陵韋叟見憑之大驚曰卿
有急兵之厄其候不過三四日耳且深藏以避之不
可輕出及桓玄將皇甫敷之至羅落橋也憑之與裕
各領一隊而戰軍敗爲敷軍所害贈冀州刺史義熙
初詔曰夫旌善紀功有國之通典沒而不朽節義之
篤行故冀州刺史檀憑之忠烈果毅亡身爲國旣義
敦其情故臨危授命考諸心迹古人無以遠過近者
之贈意猶恨焉可加贈散騎常侍本官如故旣隕身
王事亦宜追論封賞可封曲阿縣公邑三千戶

魏詠之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世貧素而躬耕爲事好
學不倦生而免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
八聞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
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齋數斛米西上
以投仲堪旣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召醫
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
之曰牛主不語而有牛生亦當療之况百日邪仲堪
於是處之別屋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語唯食
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初爲州主簿
嘗見桓玄旣出玄鄙其精神不雋謂坐客曰庸神而

鍾人傑曰
語便豪爽

宅偉幹不成令器竟不調而遣之詠之早與劉裕游
歎及玄篡位協贊義謀玄敗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
桓歆寇歷陽詠之率衆擊走之義熙初進征虜將軍
吳國內史尋轉荊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校
尉詠之初在布衣不以貧賤爲恥及居顯位亦不以
富貴驕人始爲仲堪之客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
尋卒于官詔曰魏詠之器宇弘劭識局貞隱同獎之
誠寔銘王府敷績之効垂惠在人奄致隕喪惻愴于
心可贈太常加散騎常侍其後錄其贊義之功追封
江陵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戶謚曰桓弟順之至長鄂

內史

史臣曰臣觀自古承平之化必仗正人非常之業莫
先奇士當衰晉陵夷之際逆玄僭擅之秋外乏桓文
內無平勃不有雄傑安能濟之哉此數子者氣足以
冠時才足以經世屬大亨數窮之運乘義熙天啟之
資建大功若轉圜剪群雄如拉朽勢傾百辟祿極萬
鍾斯亦丈夫之盛也然希樂陵傲而速禍諸葛驕淫
以成釁造宋而乖同德復晉而異純臣謀之不臧自
取夷滅無忌挾功名之大志挺文武之良才追舊而
慟感時人率義而響震勅敵因機効捷處死不懦比

乎向時之輩豈同日而言歟

贊曰劉生剛復葛侯凶恣患結滿盈禍生疑貳安成
英武体茲忠烈捨家殉義亡生存節檀實稜威身隕
名飛魏然協契効績揚輝

音義

惛反之涉反俊此緣反復苻逼反授五木反奴禾反福方福反稍所角反

新音緝又古含反黥渠京反昨音拉午反盧令反桎音質桔古屋反

跳音良跟音石柘音丑薑音芥莞音官

晉書列傳卷五十五終

晉書列傳卷五十六

效

張軌軌子寔寔弟茂寔子駿駿子重華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王耳十七代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父溫為太官令軌少明敏好學有器望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善隱于宜陽女几山泰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為蔽善抑才乃美為之談以為二品之精衛將軍楊珧辟為掾除太子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征西軍司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筮之遇泰之觀乃投筮喜曰霸者兆也

於是求為涼州公卿亦舉軼才堪禦遠永寧初出為
護羌校尉涼州刺史于時鮮卑反叛寇盜從橫軌到
官即討破之斬首萬餘級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
宋配陰充氾瑗陰澹為股肱謀主徵九郡胄子五百
人立學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視別駕春秋行鄉射之
禮祕書監繆世徵少府掾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
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恒殆其
人乎及河間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
漢末金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忠趙尸號
哭嘔血而死張掖人吳詠為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
為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為證詠計
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慙悔自相和釋軌皆祭
其墓而旌其子孫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為寇軌
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振惠
帝遣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於是大城姑
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
形故名卧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瑾謂其門人曰
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
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于泉
上與東門正相望矣至是張氏遂霸河西永嘉初會

孫鑿曰
初里子

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司馬楊胤
言於軌曰今稚逆命擅殺張輔明公杖鉞一方宜懲
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
公恥之軌從焉遣中督護沮愛率衆二萬討之先遣
稚書曰今王糾紛抗牧守宜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
云卿稱兵內侮吾輩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駱
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爲上卿
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得書而降遣
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模甚悅遣軌以帝所賜劔
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劔矣俄
而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張纂馬魴陰潛等率州
軍擊破之又敗劉聰于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大馬
橫行天下涼州鳴茗寇賊消鳴茗翩翩怖殺人帝嘉
其忠進封西平郡公不受張掖臨松山石有金馬字
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
安萬年姑臧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八宿于時天下
旣亂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
廷嘉之屢降璽書慰勞軌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
攝州事酒泉太守張鎮潛引秦州刺史賈龕以代軌
密使詣京師請尚書侍郎曹祛爲西平太守圖爲輔

車之勢軌別駕翹冕欲專威福又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以請賈龕而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成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更以侍中爰瑜為涼州刺史治中楊澹

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模乃

張越涼州

大族讖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內史遷涼州刺史越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圖代軌乃遣兄鎮及曹祛翹佩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為刺史軌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

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以寢患委篤寔思欽

迹避賢但負荷任重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典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便速脂轄將歸老宐陽長史王融叅軍孟暢踰折鎮檄排闥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寔賴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軌嘿然融等出而戒嚴武威太守張璠遣子坦馳詣京表曰魏尚安邊而獲戾充國盡忠而被譴皆前史之所譏今日之明鑒也順陽之為劉陶守關者十人刺史之蒞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臣軌若旱苗之得膏雨伏聞信惑流言

當有遷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播
動一方尋以子寔爲中督護率兵討鎮遣鎮外甥太
府主簿令狐亞前喻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主
公西河著德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焚待江漢之水
溺於洪流望越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數萬之軍已臨
近境今唯全老親存門戶輸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
鎮流涕曰人誤我也乃委罪功曹魯連而斬之詣寔
歸罪南討曹祛走之張坦至自京師帝優詔勞軌依
模所表命誅曹祛軌大悅赦州內殊死已下命寔率
尹員宋配步騎三萬討祛別遣從事田迥王豐率騎
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祛遣麴晃距戰于
黃阪寔詭道出法臺戰于破羌軌斬祛及牙門田囂
遣治中張闓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器甲方
物歸于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素嘉
遜遺榮高才碩學著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爲君忠
諫而嬰禍專對而釋患權智雄勇爲時除難諂佞誤
主傷陷忠賢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傳
祇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京師飢匱軌卽遣叅軍杜勳
獻馬五百匹氍布三萬匹帝遣使者進拜鎮西將軍
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霸城侯進車騎將軍開府辟召

儀同三司策未至而王彌遂逼洛陽軌遣將軍張斐
北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來衛京都及京都陷斐
等皆沒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
興郡以居之太府主簿馬魴言於軌曰四海傾覆乘
輿未反明公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必當萬里風披
有征無戰未審何憚不爲此舉軌曰是孤心也又聞
秦王入關乃馳檄關中曰主上遣危遷幸非所普天
分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期世祖之孫
王今爲長凡我晉人食土之類龜筮克從幽明同款
宜簡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督護宋配步騎二萬
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西中郎寔中軍三萬
武威太守張琬胡騎二萬駱驛繼發仲秋中旬會于
臨晉俄而秦王爲皇太子遣使拜張軌爲驃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固辭秦州刺史斐苞東羌校尉貫與據
險斷使命宋配討之西平王叔與曹祛餘黨翹儒等
劫前福祿令翹恪爲主執太守趙彝東應斐苞寔廻
師討之斬儒等左督護陰預與苞戰狹西大敗之苞
奔桑凶塢是歲北宮純降劉聰皇太子遣使重申前
授固辭左司馬竇濤言於軌曰曲阜周旦弗辭管丘
齊望承命所以明國憲厲殊勲天下崩亂皇輿遷幸

於雖僻遠不忘匡衛故朝廷傾懷嘉命屢集宥從朝
旨以副羣心軌不從初寔平翹儒徙元惡六百餘家
治中令狐瀏曰夫除惡人猶農夫之去草令絕其本
勿使能滋令宜悉徙以絕後患寔不納儒黨果叛寔
進平之惡帝卽位進位司空固讓太府叅軍索輔言
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
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泰治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
匹以爲段數織布旣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
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
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
利是時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叅軍翹陶領三千人衛
長安帝遣大鴻臚辛攀拜軌侍中太尉涼州牧西平
公軌又固辭在州十三年寢疾遣令曰吾無德於人
今疾病彌留殆將命也文武將佐咸當弘盡忠規務
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素棺薄葬無藏金玉善
相安遜以聽朝旨表立子寔爲世子卒年六十謚曰
武公

寔字安遜學尚明察敬賢愛士以秀才爲郎中永嘉
初固辭驍騎將軍請遷涼州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
臧以討曹祛功封建武亭侯尋遷西中郎將進爵福

祿縣侯建興初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執率州人
推寔攝父位愍帝因下策書曰維乃父武公著勲西
夏頃胡賊狡猾侵逼近甸義兵銳卒萬里相尋方貢
遠珍府無虛歲方委專征蕩清九域昊天不弔凋余
藩后朕用悼厥心維爾儁劭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
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
校尉西平公往欽哉其闡弘先緒俾屏王室蘭池長
趙爽上軍士張永得璽文曰皇帝璽羣僚上慶稱德
寔曰孤常忿袁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因送于
京師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為百姓之
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缺竊慕箴誦之言以補
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
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
進言曰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官以
匡大理疑承輔弼以補闕拾遺今事無巨細盡決聖
慮典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闕則下無分謗竊謂
宜偃聰塞智開納羣言政刑大小與衆共之若恒內
斷聖心則羣僚畏威而面從矣若惡專歸於上雖賞
千金終無言也寔納之增位三等賜帛四十匹遣督
護王該送諸郡貢計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于京師

滿從後曰
意從夏禹
韜錚句來

會劉曜逼長安寔遣將軍王該率衆以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及帝將降于劉曜下詔于寔曰天步危運禍降晉室京師傾陷先帝晏駕賊庭朕流漂宛許爰暨舊京羣臣以宗廟無主歸之於朕遂以冲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自踐寶位四載于茲不能翦除巨寇以救危難元元兆庶仍遭塗炭皆朕不明所致羯賊劉載僭稱大號禍加先帝肆殺藩王深惟仇恥枕戈待旦劉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蟻衆乘虛深寇劫質羌胡攻沒北地麴允總戎在外六軍敗績侵逼京城矢流宮闕胡松等雖赴國難殿而無効圍塹十重外救不至糧盡人窮遂爲降虜仰慙乾靈俯痛宗廟君世篤忠亮勲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憑賴今進君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琅邪王宗室親賢遠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懸朕以詔王時攝大位君其挾贊琅邪共濟艱運若不忘主宗廟有賴明便出降故夜見公卿屬以後事密遣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齋詔假授臨出寄命公其勉之寔以天子蒙塵冲讓不拜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張肅寔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爲先鋒擊劉曜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

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宴安
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爲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
闔宗効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赦父春秋已
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耄所堪乃止旣而聞京
師陷沒肅悲憤而卒寔知劉曜逼遷天子大臨三日
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閔前
鋒督護陰預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
故大守賈騫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爲璞等前驅
戒璞曰前遣諸將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阻且
內不和親焉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
不得令乖異之問達孤耳也復遣南陽王保書曰王
室有事不忘投軀孤州遠域首尾多難是以前遣賈
騫瞻望公舉中被符命勅騫還軍忽聞北地陷沒寇
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是以決
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爲忠不達於主遣
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歎有餘責今更遣韓璞等唯
公命是從及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
竭矢盡璞殺駕牛饗軍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
念念妻子乎曰念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
鼓譟進戰會張閔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敗之斬級

數千時焦崧陳安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雍秦之人
死者十八九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惟
有涼州倚柱觀至是謠言驗矣焦崧陳安逼上邽南
陽王保遣使告急以金城太守竇濤爲輕車將軍率
威遠將軍宋毅及和苞張閭宋輯辛韜張選董廣步
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會愍帝崩問至素服舉哀大
臨三日時南陽王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
寔曰南陽王志莫大之恥而欲自尊天不受其圖錄
德不足以應運終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昵藩
先帝憑屬宜表稱聖德勸卽尊號傳檄諸藩副言相
府則欲競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從之於是馳檄天
下推崇晉王爲天子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勸卽尊
位是歲元帝卽位于建鄴改年大典寔猶稱建興六
年不從中興之所改也保聞愍帝崩自稱晉王建元
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
千戶俄而保爲陳安所叛氏羌皆應之保窘迫遂去
上邽遷祁山寔遣將韓璞步騎五千赴難陳安退保
縣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爲安所敗使詣寔乞師寔
遣宋毅赴之而安退會保爲劉曜所逼遷于桑城將
謀奔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其

將陰監逆保聲言翼衛寔禦之也會保薨其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頗自驕恣初寔寢室梁間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燈懸鏡於山穴中爲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闔沙牙門趙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靈應王涼州沙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爲主寔潛知其謀收弘殺之沙等不知之以其夜害寔在位六年私諡曰昭公元帝賜諡曰元子駿年初弟茂攝事

茂字成遜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建興初南陽王保辟從事中郎又薦爲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二年徵爲侍中以父老固辭尋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興三年寔旣過害州人推茂爲大都督大尉涼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涼州牧乃誅閻沙及黨與數百人赦其境內復以兄子駿爲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歲餘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嚴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始滅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曾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太府

主簿馬魴諫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
役崇飾臺榭且比年已來轉覺衆務日奢於往每所
經營輕違雅度寔非士女所望於明公茂曰吾邇也
吾過也命止作役明年劉曜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
冀城呼延寔攻寧羌護軍陰鑒于桑壁臨洮人翟楷
石琮等逐令長以縣應曜河西大震叅軍馬岌勸茂
親征長史汜稭怒曰亡國之人復欲于亂大事宜斬
岌以安百姓岌曰汜公書生糟粕刺舉迺才不惟國
家大計且朝廷旰食有年矣今大賊自至不煩遠師
遐邇之情實繫此州事勢不可以不出且宜立信勇
之驗以副秦隴之望茂曰馬生之言得之矣乃出次
石頭茂謂叅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聲握三秦之
銳繕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奄剋南安席卷河
外長驅而至者計將安在珍曰曜雖乘威怙衆恩德
未結於下又其關東離貳內患未除精卒寡少多是
氏羌烏合之衆終不能近舍關東之難增隴上之戍
曠日持久與我爭衡也若二旬不退者珍請爲明公
率獎卒數千以擒之茂大悅以珍爲平虜護軍率卒
騎一千八百救韓璞曜陰欲引歸聲言要先收隴西
然後廻滅桑壁珍募發氏羌之衆擊曜走之剋復南

安茂深嘉之拜折衝將軍未幾茂復大城姑臧脩靈
鈞臺別駕吳紹諫曰伏惟脩城築臺蓋是懲既往之
事愚以爲恩德未洽於近侍雖處層樓適所以疑諸
下徒見不安之意而失士民繫託之本心示怯弱之
形乖匡霸之勢遐方異境窺我之隄齟也必有乘人
之規嘗願止役省勞與下休息而更興功勳衆百姓
豈所冀於明君哉茂曰亡兄怛然失身於物王公設
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戒也且忠臣義士豈不欲
盡節義於亡兄哉直以危機密發雖有貴育之勇無
所復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
人於迤邐之世紹無以對茂雅有志節能斷大事涼
州大姓賈摹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先是謠曰手莫
頭圖涼州茂以爲信誘而殺之於是豪右跡屏威行
涼域永昌初茂使將軍韓璞率衆取隴西南安之地
以置秦州太寧三年卒臨終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
以孝友見稱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
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吾遭擾攘
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
室下欲保完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
爲榮之哉氣絕之日自輪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

馬年四十八在位五年私謚曰威蕤無子駿嗣位
駿字公庭幼而奇偉建興四年封霸城侯十歲能屬
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于邑里國中化
之及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人黃門侍郎史淑在
姑臧左長史汜禕右長史馬謨等諷淑令拜駿使持
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領護羌校尉西平公赦其
境內置左右前後四率官繕南宮劉曜又使人拜駿
涼州牧涼王時辛晏阻兵於枹罕駿譙羣寮于閑豫
堂命竇濤等進討辛晏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
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必須天時人事然後起也辛
晏父子安心凶狂其亡可待奈何以饑年大舉猛進
攻城昔周武迴戈以須亡殷之期曹公緩袁氏使自
斃何獨殿下以旋兵爲恥乎駿納之遣叅軍王騰聘
于劉曜曜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款誠和好卿
能保之乎騰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和同而云
不能何也騰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
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
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况鄙州
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
太寧元年駿猶稱建興十二年駿親耕籍田尋承元

帝崩問駿大臨三日會有黃龍見于緝次之嘉泉右
長史汜禕言於駿曰案建興之年是少帝始建之號
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隔絕宜因
龍改號以章休徵不從初駿之立也姑臧謠曰鴻從
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鳳皇鳴至
是而復收河南之地咸和初駿遣武威太守竇濤金
城太守張閼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率衆
東會韓璞攻討秦州諸郡曜遣其將劉胤來距屯于
狄道城韓璞進度沃于嶺辛巖曰我握衆數萬籍氏
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可以久久則變生璞曰自
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
者不可以輕動輕動而不捷爲禍更深吾將久而斃
之且曜與石勒相攻胤亦不能久也積七十餘日軍
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胤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
韓璞之衆十倍於吾羌胡皆叛不爲之用吾糧廩將
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也若敗辛
巖璞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匹
馬得還宜厲爾戈矛竭汝智力衆咸奮於是率騎三
千襲巖于沃于嶺敗之璞軍遂潰死者二萬餘人面
縛歸罪駿曰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胤乘勝追

奔濟河攻隔令居人據振武河西大震駿遣皇甫該
禦之赦其境內會劉曜東討石生長安空虛大蒐講
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曰曜雖東征胤猶守
本險阻路遙爲主人甚易胤若輕騎憑氏羌以距我
者則奔突難測較彼東合而逆戰者則寇我未已頃
年頻出戎馬生郊外有飢羸內資虛耗豈是殿下子
物之謂邪駿曰每患忠言不獻而從背違吾政教缺
然而莫我匡者卿盡辭規諫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
禮之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犛牛孔雀巨象及
諸珍異二百餘品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爲

貞所敗議者以相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
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減罪論羣
心咸悅駿觀兵新鄉狩于北野因討軻沒虜破之下
令境中曰昔鯀殛而禹興苻誅而缺進唐帝所以殄
洪災晉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替親不得在朝
今盡聽之唯不宜內叅宿衛耳於是刑清國富羣寮
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
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
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爲王羣寮又請駿立世子駿不
從中堅將軍宋輯言於駿曰禮急儲君者蓋重宗廟

之故周成漢昭立於繼祿誠以國嗣不可曠儲宮當
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國元王作儲君建興之初先王
在位殿下正名統况今社稷彌崇聖躬介立大業遂
殷繼貳闕然哉臣竊以爲國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
爲安踰泰山非所謂也駿納之遂立子重華爲世子
先是駿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李雄弗許駿又
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焉雄大悅雄
又有憾於南氏楊初淳因說曰南氏無狀安爲遷害
宜先討百頃次平上邽二國并勢席卷三秦東請許
洛埽氛燕趙拯二帝梓宮於平陽反皇輿於洛邑此
英霸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遺下臣冒險通誠不
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遠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
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之雄怒僞許之將覆淳於
東峽蜀人橋贛密以告淳淳言於雄曰寡君使小臣
行無迹之地通百蠻之域萬里表誠者誠以陛下義
矜戮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
於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義通使琅邪爲表
忠誠假途於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當令義聲遠著
天下畏威今盜殺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
天下也雄大驚曰安有此邪當相放還河右耳雄司

隸校尉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士豈爲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大暑熱可且遣下吏少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反天下之耻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則淳本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厚禮遣之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盛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人之大恥解衆庶之倒懸日晏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娛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都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還至龍鶴募兵道表後皆達京師朝廷嘉之駿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爲宜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既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者紀令則法不行矣駿屏几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下且微黃君吾不聞過矣黃君可謂忠之至也於坐擢爲敦煌大守駿有計畧於是厲操改節勤脩庶政總御文

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自執據涼州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境內漸平又使其將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並降鄯善王元孟獻女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焉耆前部于寔王並遣使貢方物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士馬疆盛雖稱臣於晉而不行中興正朔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擬於王者而微異其名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川東界六郡置河州二府官僚莫不稱臣又於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盡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內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遊處不復依四時而居咸和初懼爲劉曜所逼使將軍宋輯魏纂將兵徙隴西南安人二千餘家于姑臧使聘於李雄脩鄰好及曜攻枹罕護軍辛晏告急駿使韓璞辛巖率步騎二萬擊之戰于臨洮大爲曜軍所敗璞等退走追至今居駿遂失河南之地初戊巳校尉趙貞不附于駿至是駿擊擒之以其地爲高昌郡

及石勒殺劉驥駿因長安亂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衛石門侯和澗川其松五屯護軍與勒分境勒遣使拜駿官爵駿不受留其使後懼勒強遣使稱臣於勒兼貢方物遣其使歸駿境內嘗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分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蒞東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罰今羣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裘傷皮未足論之駿納之初建興中敦煌計吏耿訪到長安旣而遇賊不得反奔漢中因東渡江以太興二年至京都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大使乞爲鄉導時連有內難許而未行至是始以訪守治書御史拜駿鎮西大將軍校尉刺史公如故選西方人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停梁州七年以驛道不通召還訪以詔書付賈陵託爲賈客到長安不敢進以咸和八年始達涼州駿受詔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并遣陵歸上疏稱臣而不奉正朔猶稱建興二十一年九年復使訪隨豐等齋印板進駿大將軍自是每歲使命不絕後駿遣叅軍麴護上疏曰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寂蔑餘波莫及雖肆力脩塗同盟靡

輒奉詔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輝渥卽以臣
爲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休寵振赫萬
里懷戴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
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忝離之哀園陵
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方職在
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維旣歿人懷反正謂季
龍李期之命會不崇朝而皆篡繼凶逆鴟梟有年東
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誼譁向義之
徒更思背誕鈐刀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
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
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
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
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貪
縱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
逼管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光武嗣
漢衆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况以荆揚慄悍臣
州突騎吞虜遺羯在於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永
念先績勅司空鑿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
也自後駿遣使多爲季龍所獲不達後駿又遣護羌
叅軍陳寓從事徐彪華馭等至京師征西大將軍亮

上疏言陳寓等冒險遠至宜蒙銓叙詔除寓西平相
虓等爲縣令永和元年以世子重華爲五官中郎將
涼州刺史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
即崑崙之
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
有

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宜立西王母祠
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駿在位二十二年卒時年
才私諡曰文公穆帝追諡曰忠成公

重華字泰臨駿之弟二子也寬和懿重沉毅少言父
卒時年十六以永和二年自稱持節大都督太尉護
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尊其母嚴

氏爲大王太后居永訓宮所生母馬氏爲王太后居

永壽宮輕賦歛除關稅省園囿以恤貧窮遣使奉章
於石季龍季龍使王擢麻秋孫伏都等侵寇不輟金
城太守張冲降于秋於是涼州振動重華埽境內使
其征南將軍裴恒禦之恒壁于廣武欲以持久弊之
牧府相司馬張軌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爲疆以
將爲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故燕任樂毅剋
平全齊及任騎劫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
不慎于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舉將多
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

直之信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勲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萃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疆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凶殲類。重華召艾，問以討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善待之。諸寵貴惡其賢，共毀譖之。乃出爲酒泉太守。季龍又令麻秋進，陷大夏。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誘宛城都尉宋矩。宋矩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主倫生於世，於是先殺妻子，自刎而死。是月有司議遣司兵趙長迎秋西郊，謝艾以春秋之義，國有大喪，省蒐狩之禮，宜待踰年。別駕從事索遐議曰：禮天子崩，諸侯薨，未殯五祀不行。旣殯而行之。魯宣三年，天王崩，不廢郊祀。今聖上統承大位，百揆惟新，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立秋萬物將成。

殺氣之始其於王事杖麾誓衆釁鼓禮神所以討逆
除暴成功濟務寧宗廟社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廢也
重華從之俄而麻秋進功枹罕與晉陽太守郎坦以
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城太守張俊曰棄外城則大
事去矣不可以動衆心寧戎校尉張璠從之固守大
城秋率衆八萬圍壘數重雲梯電車地突百道皆通
於內城中亦應之殺傷秋衆已數萬季龍復遣其將
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
季嘉潛與秋通引賊千餘人上城西北隅璠使宋脩
張弘辛挹郭普距之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

璠戮季嘉以狗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
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略地往無不捷及登秦隴講
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長最匹馬
不歸及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力也季龍
聞而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
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重華以謝艾爲使持
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秋以三萬衆距
之艾乘輜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
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
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

踞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張瑁
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奔擊遂大
敗之斬秋將杜勳汲魚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
大夏重華論功以謝艾爲太府左長史進封福祿縣
伯邑五千戶帛八千匹麻秋又據枹罕有衆十二萬
進屯河內遣王擢略地晉興廣武越洪池嶺至于曲
柳姑藏大震重華議欲親出距之謝艾因諫以爲不
可別駕從事索遐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畿君者國
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
邵宜委以推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籌略小賊
不足平也重華納之於是艾爲使持節都督征討
諸軍事行衛將軍還爲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距之
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遐曰風
爲號令今能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
鳥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還討叛虜斯骨真萬
餘落破之斬首千餘級俘擒二千八百獲牛羊十餘
萬頭重華自以連破勅敵頗怠政事希接賓客司直
索超諫曰殿下承四聖之基當升平之會苟當今之
任憂率土之塗炭宜躬親萬幾開延英又夙夜乾乾
勉於庶政自頃內外囂然皆云去賊投誠者應卽撫

王卅貞曰
與前乘雷
行破敵皆
與法未有

晉書列傳 卷五十六 二十六
愬而彌日不接國老朝賢當虛已引納詢訪政事比
多經旬積朔不留意接之文奏入內歷月不省廢替
見務注情於綦爽之間繼繼左右小臣之娛不存將
相遠大之謀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口愚臣所以迴
惶忘寢與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倒懸正是殿下銜
膽茹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延納直言周爰五
美以成六德指彼近習與塞外聲修政聽朝使下觀
而化重華覽之大悅優文答謝然不之改也詔遣侍
御史俞歸拜重華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假節是時石
季龍西中郎將王擢屯結隴上爲符雉所破奔重華
重華厚寵之以爲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假節使張弘
宗悠率步騎萬五千配擢伐符健健遣符碩禦之戰
于龍黎擢等大敗單騎而還弘悠皆沒重華痛之素
服爲戰亡吏士舉哀號慟各遣弔問其家復授擢兵
使攻秦州剋之遣使上疏曰季龍自斃遺燼遊覓取
亂侮亡覩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恒步騎七萬
遙出隴上以俟聖朝赫然之威山東騷擾不足厝懷
長安膏腴宜速平蕩臣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大誓六
軍不及聽受之末猛將鷹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望
日孤憤義傷。彈劔慷慨中情蘊結。於是康獻皇后詔

報遣使進重華爲涼州牧是時御史俞歸至涼州重
華方謀爲涼王不肯受詔使親信人沈猛謂歸曰我
家主公奔世忠於晉室而不加鮮卑矣臺加慕容皝
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加勸有功忠義之臣
乎明臺今且移河右共勸州主爲涼王大夫出使苟
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王者之制異姓不得稱王
九州之內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王異姓尋皆誅
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王天
下共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
諸侯不以爲非者蓋蠻夷畜之也假令齊魯稱王諸
侯豈不伐之故聖上以貴公忠賢是以爵以上公位
以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爲比哉子失問也曰吾又聞
之有殊勲絕世者亦有不世之賞若今便以貴公爲
王者設貴公以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
舊都以迎天子天子復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賞幸三
思之猛具宣歸言重華遂止重華好與羣小遊戲屢
出錢帛以賜左右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
平天下故繕甲兵積資實大業未就懷恨九泉殿下
遭巨寇於諒闇之中賴重餌以挫勅敵今遺燼尚廣
倉帑虛竭金帛之費所宜慎之昔世祖即位躬親萬

晉書列傳卷五十一
幾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哀窮困於囹圄蓋非明主之事臣竊未安重華善之將受詔未及而卒時年二十七在位十一年私謚曰昭公後改曰栢公穆帝賜諡曰敬烈子耀靈嗣

耀靈字元舒年十歲嗣事稱大司馬校尉刺史西平公伯父長寧侯祚性傾巧善承內外初與重華寵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長等矯稱重華遺令以祚爲持節督中外諸軍撫軍將軍輔政長等議以耀靈冲幼時難未夷宜立長君祚先烝重華母馬氏馬氏遂從緝議合廢耀靈爲涼寧侯而立祚祚尋使楊秋胡害耀靈於東苑埋之於沙坑私謚曰哀公

祚字太伯博學雄武有政事之才既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淫暴不道又通重華妻裴氏自閤內媵妾及駿重華未嫁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目咸賦牆茨之詩永和十年祚納尉緝趙長等議僭稱帝位立宗廟舞八佾置百官下書曰昔金行失馭戎狄亂華胡羯氏羌咸懷竊璽我武公以神武撥亂保寧西夏貢款勤王旬朔不絕四祖承光忠誠彌著徃受晉禪天下所知謙冲遜讓四十年于茲矣今中原

喪亂華裔無主羣后僉以九州之望無所依歸神祇
嶽瀆罔所憑係逼孤攝行大統以一四海之心辭不
獲已勉從羣議待掃穢二京蕩清周魏然後迎帝舊
都謝罪天闕思與垂庶同茲更始改建興四十二年
爲和平元年赦殊死賜鰥寡帛加文武爵各一級追
崇曾祖軌爲武王祖寔爲昭王從祖茂爲成王父駿
爲文王弟重華爲明王立妻辛氏爲皇后弟天錫爲
長寧王子泰和爲太子庭堅爲建康王耀靈弟玄靚
爲涼武侯其夜天有光如車蓋聲若雷霆震動城邑
明日大風拔木災異屢見而祚凶虐愈甚其尚書馬
岌以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又諫曰先公累執忠節遠

宗吳會持盈守謙五十餘載蒼生所以鵠企西望四
海所以注心大涼皇天垂贊士庶効死者正以先公
道高彭昆忠踰西伯萬里通虔任節不貳故也能以
一州之衆抗崩天之虜師徒歲起人不告疲陛下雖
以大聖雄姿纂戎鴻緒勲德未高於先公而行革命
之事臣竊未見其可羣夷所以歸係大涼義兵所以
千里響赴者以陛下爲本朝之故今旣自尊人斯高
競一隅之地何以當中國之師城峻衝乘負乘致寇
惟陛下圖之祚大怒斬之于闕下遣其將和昊率衆

晉書列傳卷五十六
三十一
伐驪軒戎於南山大敗而還太尉桓溫入關王擢時
鎮隴西馳使於祚言溫善用兵勢在難測祚既震懼
又慮擢反遂卽召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親人刺
擢事覺不剋祚益懼大聚衆聲言東征寔欲西保敦
煌會溫還而止更遣其平東將軍秦州刺史牛霸司
兵張芳率三千人擊擢破之擢奔于苻健其國中五
月霜降殺苗稼果實祚宗人張瓘時鎮枹罕祚惡其
疆遣其將易揣張玲率步騎萬三千以襲之時張掖
人王鸞頗知神道言於祚曰軍出不復還涼國將有
不利矣祚大怒以鸞妖言沮衆斬之以徇三軍乃發
鸞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軍必敗時有神降於玄武
殿自稱玄真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
祚甚信之祚又遣張掖太守索孚伐瓘鎮枹罕爲瓘
所殺玲等濟河未畢又爲瓘兵所破揣單騎奔瓘
軍躡之祚衆震懼敦煌人宋混與弟澄等聚衆以應
瓘趙長張琦等懼罪入閣呼重華母馬氏出殿拜羅
靈庶弟玄靚爲主揣等率衆入殿伐長殺之瓘弟瑀
及子嵩募數百市人揚聲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
到城東敢有舉手者誅三族祚衆披散瑀嵩率衆入
城祚按劔殿上大呼令左右夾戰祚旣失衆心莫有

勵志於是被殺梟其首宣示內外暴尸道左國內咸
稱萬歲祚篡立三年而亡

玄靚字元安既立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校尉涼州牧
西平公赦其國內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
誅祚二子以張瓘爲衛將軍領兵萬人行大將軍事
改易僚屬有隴西人李儼誅大姓彭姚自立於隴右
奉中興年號百姓悅之玄靚遣牛霸率衆討之未達
而西平人衛緄又據郡叛衆潰單騎而還瓘先欲
征緄以兄珪在緄中爲疑緄亦以弟在瓘中故彼我
經年不相伐西平人郭勛解天文不應州郡之命緄

禮聘之勛曰張氏應衰衛氏當興豈得以一弟而滅
一門宜速伐瓘緄將從之瓘遣弟琚領大衆征緄敗
之西平田旋要酒泉太守馬基背瓘應緄旋謂基曰
緄擊其東我等絕其西不六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
舌也基許之瓘遣司馬張姚王國將二千人伐基敗
之斬基旋二人之首傳姑臧瓘兄弟彊盛負其勳力
有篡立之謀輔國宋混與弟澄共討瓘盡夷其屬玄
靚以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假節輔政
混卒又以澄代之玄靚右司馬張邕惡澄專擅殺之
遂滅宋氏玄靚乃以邕爲中護軍叔父天錫爲中領

軍共輔政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馬氏樹黨專
權國人患之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
因寢謂天錫曰天下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二人
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我早疑之未
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
其人肅曰肅卽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
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於是天錫從兵
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刃鞘出刃從天錫
入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剋二人

與天錫俱入禁中邕得逸乘因率甲士三百餘人反

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逆所行無
道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惜
灰實懼大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戶事而將
士豈可以干戈見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天地有靈
吾不食言邕衆聞之悉散走邕以劍自刎而歿於是
悉誅邕黨玄靚年旣幼冲性又仁弱天錫旣尅邕專
掌朝政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之號興寧元年駿
妻馬氏卒玄靚以其庶母郭氏爲太妃郭氏以天錫
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討之事泄欽等伏法是歲天
錫率衆入禁門潛害玄靚宣言暴薨時年十四在位

九年私謚曰冲公孝武帝賜謚曰敬悼公

天錫字純嘏駿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玄靚歿國人立之自號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遣司馬綸騫奉章請命并送御史俞歸還京都太和初詔以天錫為大將軍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盪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觀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羌廉岐自稱益州刺史率略陽四千家背符堅就李儼天錫自往討之以別駕楊適為監前鋒軍事前將軍趣金城晉興相常璉為使持節征東將軍向左南遊擊將軍張統出白土天錫自率三萬人次倉松伐儼儼大敗入城固守遣子純求救於符堅堅使其將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歿者十二三天錫乃還立子大懷為世子自天錫之嗣事也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湧出柳化為松火生泥中而天錫薨于聲色不郵政事初安定梁景敦煌劉肅並以門胄總角

孫鑛白話
法本子長
而更饒原

與天錫友昵張邕之誅肅景有勲天錫深德之賜姓
張氏又改其子以爲巳子天錫諸子皆以大爲字故
景曰大奕肅曰大誠廢大懷爲高昌公更立嬖子大
豫爲世子景肅等俱叅政事人情怨懼從弟從事中
郎憲切諫不納時符堅彊盛每攻之兵無寧歲天錫
甚懼乃立壇刑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芮
等遙與晉三公盟誓獻書大司馬栢溫剋六年夏誓
同大舉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
盟文博有口才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葵嘲
之葵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
曰刁以若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
博曰明公脫未之恩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歎焉
太元元年符堅遣其將苟萇毛當梁熙姚萇來寇渡
石城津天錫集議中錄事席仿曰先公既有故事徐
思後變此孫仲謀屈伸之畧也衆以仿爲老怯咸曰
龍驤將軍馬達精兵萬人距之必不敢進廣武太守
辛章保城固守章與晉興相彭知正西平相趙疑謀
曰馬達出於行陣必不爲用則秦軍深入吾相與率
三郡精卒斷其糧運決一朝命矣征東常璉亦欲先
擊姚萇須天錫命天錫率萬人頓金昌城馬達率萬

人逆萇等因請降兵人散走常據席仍皆戰歿司兵
趙克哲與萇苦戰又歿中衛將軍史景亦沒于陣天
錫大懼出城自戰城內又反天錫窘逼降于萇等初
天錫所居西安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旬日而國亡
卽位凡十三年自軌爲涼州至天錫凡九世七十六
年矣符堅先爲天錫起宅至以爲尚書封歸義侯堅
大敗于淮肥時天錫爲符融征南司馬於陣歸國詔
曰昔孟明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眚而廢才用其以
天錫爲散騎常侍左員外又詔曰故太尉西平公張
軌著德遐域世襲前勞疆兵縱害遂至失守散騎常
侍天錫拔迹登朝先祀淪替用增矜憫可復天錫西
平郡公爵俄拜金紫光祿大夫天錫少有文才流譽
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毀
之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聲曰桑甚
甜甘。鴟。鴞。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妬心後形神昏喪雖
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
延致之以爲戲弄以其家貧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
桓玄時欲招懷四遠乃用天錫爲護羌校尉涼州刺
史尋卒年六十一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史臣曰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玉關懸險金城負固有

魏人傑曰
魏於魏者

苗攸竄。帝舜拔而不羈。渠搜是居。大禹卽而方叙。世逢多難。嬰五郡以誰何。時遇兵凶。阻三邊而高視。雖非久安之地。足爲苟全之所。乎周公保之而立功。士彥擁之而延世。摯虞觀象。記洪災之不流。侯瑾覘泉。知霸者之斯在。匪唯地勢。抑且有天道歟。茂駿重華。資忠踵武。崎嶇僻陋。無忘本朝。故能西控諸戎。東攘巨猾。縉累葉之珪組。賦絕域之琛寶。振曜遐荒。良由杖順之効矣。祚以卑孽。陰傾冢嗣。播有次於彤管。凝宸居於黑山。丁琪以切諫。遇誅夷王。鸞以讜言。嬰顯戮。境內雲擾。離其竊名。卒致梟懸。自然之理也。純嘏微勳。竟亡其衆。奉身魏闕。齒述朝流。再襲銀黃。祖德之延慶矣。

贊曰：三象構氛，九土瓜分。鼎遷江介，地絕河濱。歸誠晉室，美矣張君。內撫遺黎，外攘逋寇。世旣緜遠，國亦完富。杖順爲基，蓋天所祐。

烏氏	音	泥	音	浩	音	壘	音	耗	音	賁	音	賁	音	賁	音	賁	音	賁	音
烏	文	泥	泥	浩	二	壘	二	耗	反	賁	反	賁	反	賁	反	賁	反	賁	反
烏	文	泥	泥	浩	二	壘	二	耗	反	賁	反	賁	反	賁	反	賁	反	賁	反
烏	文	泥	泥	浩	二	壘	二	耗	反	賁	反	賁	反	賁	反	賁	反	賁	反

晉書列傳卷五十七

晉書列傳卷五十七
涼武昭王
子士業

晉書列傳卷五十七

涼武昭王

子士業

武昭王諱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為將軍討叛羌于素昌素昌乃狄道也眾寡不敵歿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塋于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為西州右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晉並歷位郡守祖弁仕張軌為武衛將軍安世亭侯父昶幼有令名早卒遺腹生玄盛少而好學性沉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呂光太史

令郭磨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磨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士之分家有騮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爲沙州刺史署玄盛效穀令敏尋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爲寧朔將軍敦煌太守玄盛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敦煌言於玄盛曰兄忘郭磨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尋進號冠軍稱藩于業業以玄盛爲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及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將軍索嗣備玄盛於業乃以嗣爲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玄盛使迎已玄盛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呂氏政衰段業闇弱正是英豪有爲之日將軍處一國成資柰何束手於人索嗣自以本邦謂人情附已不虞將軍卒能距之可一戰而擒矣宋繇亦曰大丈夫已爲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爲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玄盛曰吾少無風雲之志因官至此不圖此郡士人忽爾見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遣繇覘嗣繇見嗣嚼以甘言還謂玄盛曰嗣志驕兵

弱易擒耳於是遣其二子士業讓與邈繇及司馬尹建興等逆戰破之嗣奔還張掖玄盛素與嗣善結爲刎頸交反爲所構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業將且渠男又惡嗣至是因勸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玄盛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之宜禾三縣爲涼興郡進玄盛持節都督涼興已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時有赤氣起于玄盛後園龍跡見于小城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玄盛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玄盛乃赦其境內建年爲庚子追尊祖奔曰涼景公父昶涼簡

公以唐瑤爲征東將軍郭謙爲軍諮祭酒索僊爲左長史張邈爲右長史尹建興爲左司馬張體順爲右司馬張條爲牧府左長史令狐溢爲右長史張林爲太府主簿宋繇張謨爲從事中郎繇加折衝將軍謨加揚武將軍索承明爲牧府右司馬令狐遷爲武衛將軍晉興太守汜德瑜爲寧遠將軍西都太守張靖爲折衝將軍河湟太守索訓爲威遠將軍西平太守趙開爲驛馬護軍大夏太守索慈爲廣武太守陰亮爲西安太守令狐赫爲武威太守索術爲武興太守以招懷東夏又遣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巴西諸

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爲東伐之資初
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玉於于寘至是玉至敦
煌納之郡府仍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
以議朝政閱武事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
士貞女玄盛親爲序頌以明鑒戒之義當時文武羣
寮亦皆圖焉有白雀翔于靖恭堂玄盛觀之大悅又
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以圖
讚所志義熙元年玄盛改元爲建初遣合人黃始梁
興間行奉表詣闕曰昔漢運將終三國鼎峙鈞天之
璽數鍾皇晉高祖闡鴻基景文弘帝業嗣武受終要
荒率服六合同風宇宙齊貫而惠皇失馭權臣亂紀
懷愍屯遭蒙塵于外懸象上分九服下裂眷言顧之
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幸江表荆
揚蒙弘覆之矜五都爲荒榛之藪故太尉西平武公
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之際受命典方出撫此州威
畧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統不墮前志長旌所指仍
闢三秦義立兵強拓境萬里之桓嗣位奕葉載德囊
括關西化被岷裔遐邇欵藩世脩職貢晉德之遠揚
繫此州是賴大都督大將軍天錫以英挺之姿承七
世之業志匡時難尅隆先勲而中年降災兵寇侵境

皇威遐邇同獎弗及以一方之師抗七州之衆兵孤力屈社稷以喪臣聞歷數相推歸餘於終帝王之興必有閏位是以共工亂象於黃農之間秦項篡竊於周漢之際皆機不轉踵覆餗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襲斯運將杪四海顛顛懸心象魏故師次東關趙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領伏惟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清函夏至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羣寮以臣高祖東莞太守雍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寵前朝參忝時務伯祖龍驤將軍廣晉太守長寧侯卓亡祖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奔毗佐涼州著功秦隴殊寵之隆勒于天府矣臣無庸輒依竇融故事迫臣以義上臣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臣以爲荆楚替貢齊桓典召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勲光踐土業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專命功寇當時美垂千祀况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禹所經奄爲戎墟五嶽神山狄汗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辛有所言於茲而驗微臣所以叩心絕氣忘寢與食彫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江涼雖遼義誠密邇風雲苟通實如脣齒臣雖名未結于天臺量未著

于海內，然憑賴累祖寵光，餘烈義不細辭，以稽大務，輒順羣議，亡身卽事，轅弱任重，懼忝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皆稱元，以布時令。今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令，無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寵靈，全制一方，使義誠著于所天。玄風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隕越慷慨。玄盛謂羣寮曰：昔河右分崩，羣豪競起，吾以寡德爲衆賢所推，何嘗不忘寢與食，思濟黎庶，故前遣父弟繇董率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下。今惟蒙遜鴟跖一城，自張掖已東，晉之遺黎雖爲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過於殷人之望。爾伯大業須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泉，漸逼寇穴。諸君以爲何如？張邈贊成其議。玄盛大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張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乃以張體順爲寧遠將軍，建康太守，鎮樂涇；徵宋繇爲右將軍，領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居于酒泉，手令誡其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後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車理轡，百慮填胷，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于杜漸防萌，

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勅誡所益也汝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剋已纂脩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寬恕審而後與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偽遠佞諛近忠正蠲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按聽訟訴刑法所應和顏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色賞勿漏踈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若禁御左右無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億必以示已明廣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臾寮佐邑宿盡禮承嚴讌饗饌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况復今日實是名邦正爲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于公理時有小小頗迴爲當隨宜斟酌吾臨蒞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息後惠康士庶至于掩瑕藏疾滌除疵垢朝爲寇讎夕委心膂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無負于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便爲少經遠如有餘亦無愧於前志也初玄盛之西也留女敬

愛養於外祖尹文文既東遷玄盛從姑梁裒之母養之其後禿髮儁檀假道於北山鮮卑遣裒送敬愛于酒泉并通和好玄盛遣使報聘贈以方物玄盛親率騎二萬略地至于建東鄯善前部王遣使貢其方物且渠蒙遜來侵至于建康掠三千餘戶而歸玄盛大怒率騎追之及于彌安大敗之盡收所掠之戶初符堅建元之末徙江漢之人萬餘戶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疇不闢者亦徙七千餘戶郭磨之寇武威武威張掖巴東人西奔敦煌晉昌者數千戶及玄盛東遷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戶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戶置廣夏郡餘萬三千戶分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築城于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虜又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曰江山悠隔朝宗無階延首雲極翹企遐方伏惟陛下應期踐位景福自天臣去乙巳歲順從羣議假統方城時遣舍人黃始奉表通誠遙途嶮曠未知達不吳涼懸邈蜂蠆充衢方珍貢使無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希簡達臣以其歲進師酒泉戒戎廣平廣攘茨穢而黠虜恣睢未率威教憑守巢穴阻臣前路竊以諸事草創倉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務農養士時移節邁在苒三年撫劍歎憤以日

成歲今資儲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
零之衆冀憑國威席卷河隴揚旌秦川承望詔旨盡
節竭誠隕越爲效又臣州界迥遠勅寇未除當須鎮
副爲行留部分輒假臣世子士業監前鋒諸軍事撫
軍將軍護羌校尉督攝前軍爲臣先驅又敦煌郡大
衆殷制御西域管轄萬里爲軍國之本輒以次子讓
爲寧朔將軍西夷校尉敦煌太守統攝岷嶓輯寧殊
方自餘諸子皆在戎間率先士伍臣總督大綱畢在
輸力臨機制命動靖績聞玄盛旣遷酒泉乃敦勸稼
穡羣僚以年穀頻登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玄盛許
之於是使儒林祭酒劉彥明爲文刻石頌德旣而蒙
遜每年侵寇不止玄盛志在以德撫其境內但與通
和立盟弗之校也是時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皆
棲其園囿其羣下以爲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雖而
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衆瑞請史官記其事玄
盛從之尋而蒙遜背盟來侵玄盛遣世子士業要擊
敗之獲其將且渠百年玄盛上巳日讌于曲水命羣
寮賦詩而親爲之序於是駕諸葛亮訓誡以勗諸子
曰吾負荷艱難寧濟之勲未建雖外總良能憑股肱
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

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克，以
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
也。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
在申矣。爲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畧易通，寓
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
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玄盛乃脩敦煌
舊塞，東西二圖，以防北虜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
圖，以威南虜。玄盛以緯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爲羣雄
所奉，遂啓霸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業，指
期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旣而禿髮僭擅，入據姑

臧且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焉其辭

曰：涉至虛以誕駕，乘有輿于本無。稟玄元而陶衍，承
景靈之冥符。陰朝雲之菴藹，仰朗日之照煦。旣敷旣
載，以育以成。幼希顏子曲肱之榮，遊心上典。玩禮敦
經，茂玄冕于朱門。羨漆園之傲坐，尚漁父於滄浪。善
沮溺之耦耕，穢鴟鳶之籠嚇。欽飛鳳于太清，杜世競
於方寸。絕時譽之嘉聲，超霄吟於崇嶺。竒秀木之凌
霜，挺脩幹之青葱。經歲寒而彌芳，情遙遙以遠寄。想
四老之暉光，將戢繁榮于常衢。控雲轡而高驤，攀瓊
枝於玄圃。漱華泉之淥漿，和吟鳳之逸響。應鳴鳶于

南崗時弗獲彭，心往形留，眷駕陽林，宛首一丘，衝風
沐雨，載沉載浮，利害繽紛，以交錯，歡感循環而相求，
乾扉奄寂，以重閉，天池絕津而無舟，悼貞信之道，簿
謝慙德於圓流，遂乃去玄覽，應世賓，肇弱巾於東宮，
竝羽儀於英倫，踐宣德之秘庭，翼明后於紫宸，赫赫
謙光，崇明奕奕，岌岌王居，說說百辟，君希虞夏，臣庶
夔益，張王頽巖，梁后墜壑，淳風杪莽，以永喪，搢紳淪
胥而覆溺，呂發釁於閨牆，厥構摧以傾顛，疾風飄于
高木，迴湯沸於重泉，飛塵翕以蔽目，大火炎其燎原，
名都幽然影絕，千邑間而無烟，斯乃百六之恒數，起
滅相因而迭然，於是人希逐鹿之圖，家有推霸之想，
聞王命而不尋，邀非分於無象，故覆車接路而繼軌，
膏生靈於土壤，哀餘類之怙蒙，邈靡依而靡仰，求欲
專而失逾，遠寄玄珠於罔象，悠悠涼道，鞠焉荒凶，杪
杪余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所會，諒冥契而來同躋，
弱水以建基，躡崑嶼以爲墉，總奔駟之駭轡，接摧轅
於峻峰，崇崖嵯嶻，重嶮萬尋，玄邃窈窕，磐紆嶽岑，榛
棘交橫，河廣水深，狐狸夾路，鴉鷄羣吟，挺非我以用，
用任至當，如影響執同心，以御物懷自彼，于握掌匪
矯情而任荒，乃冥合而一往，華德是用來庭，野逸所

以就鞅休矣時英茂哉雋哲庶阜網以遠籠豈徒射
鈎與斬袂或脫梏而纓羶或後至而先列採殊才於
巖陸拔翹彥于無際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蕩穢
想孔明于草廬運玄籌之罔滯洪操檠而慷慨起三
軍以激銳詠羣豪之高軌嘉關張之飄傑誓報曹而
歸劉何義勇之超世據斷橋而橫矛亦雄姿之壯發
輝輝南珍英英周魯挺奇荆吳昭文烈武建策烏林
龍驤江浦摧堂堂之勁陣鬱風翔而雲舉紹樊韓之
遠蹤侔徽猷于召武非劉孫之鴻度孰能臻茲大祐
清穆穆盛勳濟濟隆平御羣龍而奮策彌萬載以飛
榮仰遺塵于絕代企高山而景行將建朱旗以啓路
驅長轂而迅征靡商風以抗旆拂招搖之華旌資神
兆於皇極協五緯之所寧赴赴于城翼翼上彌志誠
奔鯨截彼醜類且灑遊塵於當陽拯涼德於已墜間
昌寓之騷乘暨襄城而按轡知去害之在茲體牧童
之所述審機動之至微思遺殮而忘寐表畧韻於紉
素託精誠于白日玄盛寢疾顧命宋繇曰吾少離荼
毒百艱備嘗於喪亂之際遂爲此方所推才弱智淺
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憊然當不復起矣歿者大理

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誠危殆之機吾終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述吾平生勿令居人之上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使籌畧乖喪失成敗之要十三年薨時年六十七國人士謚曰武昭王墓曰建世陵廟號太祖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栢漆張駿之世取于秦隴而植之終于皆歿而酒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玄盛又著槐樹賦以寄情蓋歎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及劉彥明等並作文感兵難繁典時俗諠競乃

大酒容賦以表恬豁之懷與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

善景等歸晉遇害江南玄盛聞而弔之玄盛前妻同

郡辛納女貞順有婦儀先卒玄盛親爲之誄自餘詩賦數十篇世子譚早卒第二子士業嗣

涼後主諱歆字士業玄盛薨時府寮奉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護羌校尉大赦境內改年爲嘉興尊母尹氏爲太后以宋繇爲武衛將軍廣夏太守軍諮祭酒錄三府事索仙爲征虜將軍張掖太守且渠蒙遜遣其張掖太守且渠廣宗詐降誘士業士業遣武術溫宜等赴之親勒大軍爲之後繼蒙遜率衆三萬設伏于蓼泉士業聞引兵還爲遜所逼士業親

貫甲先登大敗之追奔百餘里俘斬七千餘級明年
蒙遜大伐士業士業將出距之左長史張體願固諫
乃止蒙遜大芟秋稼而還是歲朝廷以士業爲持節
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護羌校尉酒泉公士
業用刑頗嚴又繕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顯上疏諫曰
入歲已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今區
域三分勢不久並并兼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畧事
歸寬簡而更繁刑峻法官室是務人力凋殘百姓愁
悴致災之咎寔此之由主簿汜稱又上疏諫曰臣聞
天子愛人后殷勤至矣故政之不脩則垂災譴以
誠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
號公是也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
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
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
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敏謝仲舒頗亦聞道於先師且
行年五十有九請爲殿下畧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
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
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旣爲涼州
藉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外不撫百姓內多聚歛
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二十年而

呂光東反子敗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羣胡創亂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生龍興瓜州蒙遜殺之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聞知效穀先生鴻漸之始謙德卽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爲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居于此城南面而君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于宋襄公卒爲楚所擒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脩德將有宋襄之禍臣蒙先朝布衣之眷輒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忤上之誅昧死而進愚款願殿下親仁善鄰養威觀釁罷宮室之務止遊畋之娛後宮嬪妃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勸蚕績以清儉素德爲榮息茲奢靡之費百姓租稅專擬軍國虛矜下士廣招英雋脩秦氏之術以強國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爲前驅納子房之妙筭一鼓而姑臧可平長驅可以飲馬涇渭方東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必不出紀士業並不納士業立年而宋受禪士業將謀東伐張體

順切諫乃止士業聞蒙遜南伐禿髮儁檀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氏固諫不聽宋繇又固諫士業並不從繇退而歎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士業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都瀆澗蒙遜自治魯來距戰於懷城爲蒙遜所敗左右勸士業還酒泉士業曰吾違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復戰敗于蓼泉爲蒙遜所害士業諸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姚右將軍亮等西奔敦煌蒙遜遂入于酒泉士業之未敗也有大蛇從南門而入至于恭德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爲烏所殺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帟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士業小字桐椎至是而亡翻及弟敦煌太守恂與諸子等棄敦煌奔于北山蒙遜以索嗣子元緒行敦煌太守元緒麓嶮好殺大夫人和郡人宋承張弘以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率數十騎入于敦煌元緒東奔涼興宋承等推恂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蒙遜遣世子德政率衆攻恂恂閉門不戰蒙遜自率衆二萬攻之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遣壯士一千連版爲橋潛欲

決隄蒙遜勒兵逆戰屠其城士業子重耳脫身奔于江左仕于宋後歸魏為恒農太守蒙遜徙翻子寶等于姑威歲餘北奔伊吾後歸于魏獨尹氏及諸女歿於伊吾玄盛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滅據河右凡二十四年

史臣曰王者受圖咸資世德猶混成之先大帝若一氣之生兩儀是以中陽勃興資參龍之構趾景臺垂統本吞鷲之開基涼武昭王英姿傑出遼陰陽而緯武應變之道如神吞日月以經天成物之功若歲故能懷荒渚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三分而奉順若乃詩褒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未孫興配天之祚或發迹於汧渭或布化于邠岐覆篲創元天之基疏洎開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歸非一朝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矣。

贊曰武昭英叡忠勇霸世王室雖微乃誠無替遺黎飲德絕壤霑惠積祉丕基克昌來裔

音義

磨

奴昆反

駟

古華反

湟

胡光反

為

息營反

遭

張連反

鍊

音速

勅

渠京反

彰

音淨

闡

苦覓反

忪

上之凶反

惶

也下音蒙

睫

上才反

喋

反下音

業馘古獲反恰苦洽反參音患

晉書列傳卷五十八

孝友

大矣哉孝之爲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
彙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于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
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備物尊仁安義
柔色承顏怡怡盡樂擊鮮就養臺臺忘劬集包思藝
忝之勤循咳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屬屬如在哀
哀罔極聚薪流慟銜索興嗟灑風樹以墮心頰寒泉
而沫泣追遠之情也審德筮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
在醜無爭協修升以匡化懷履冰而砥節立身之行

也是以閔會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烝烝弘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贊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標蒔王之社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功文之廬然則因被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綜義歸一揆夫天倫之重其氣分形心睽則葉穎荆枝性合則華承棟莠乃有推肥代瘦徇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惟愉之致緬窺湘素載流塵躅者歟晉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雖百六之災迺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爲繼踵王偉元之行已許季義之立節夏方盛彥體至性以馳芬庾袞顏令篤友于而宜範自餘羣士咸標懿德採其遺約足厲澆風故著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一名虔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泗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有暇則講學忘疲而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少仕蜀爲郎數使吳有才辯吳人稱之蜀平泰始初詔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以險釁風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

馮夢禱曰
語語真率
通篇自是
可謂所謂
文生于情

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見息，外無蕃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箠箠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况臣孤苦，疋羸之極，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

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鑒見。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身。死當結草。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臯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為溫令。而憎疾從事。嘗與人書曰。慶父不歿。魯難未已。從事自其書。司隸司隸以密在縣。清慎弗之劾也。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密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後卒於家。二子賜與。賜字宗石。少能屬文。嘗為玄鳥賦。詞甚美。州辟別駕。舉秀才。未行。而終興字雋石。亦有文才。刺史羅尚辟別駕。尚為李雄所攻。使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救。興因願留為弘參軍。而不還。尚白弘。即奪其手版。而遣之。興之在弘府。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興俱為。

晉書列傳卷五十八
四
之文甚有辭理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少有異才年八歲詣吳太尉戴昌昌贈詩以觀之彥於坐答之辭甚慷慨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于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蟻螬灸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卽開從此遂愈彥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陸雲薦之於刺史周浚本邑大中正劉頌又舉彥爲小中正太康中卒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也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羣從歿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于墓側種植松柏烏鳥猛獸馴擾其旁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讓路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在官三年州舉秀才還家卒年八十七

王哀字偉元城陽管陵人也祖修有名魏世父儀高亮雅直爲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

晉書列傳 卷五十八
於孤邪遂引出斬之。哀少立操尚行，已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柩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爲刈麥，哀遂棄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爲本縣所役，告哀求屬令，哀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見負鹽鼓草屨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于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已，整衣出迎之，哀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卽放之一縣，以爲恥。」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哀獨以爲必當自達，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爲婚。彥後爲西夷校尉卒而葬于洛陽，哀後更嫁其女，彥弟馥問哀，哀曰：「吾薄志，畢願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于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

晉書列傳 卷五十八
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哀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北海邴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鄉邑僉以爲邴原復出哀以春性險狹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有識以此歸之哀常以爲人之所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及洛京傾覆寇盜蜂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哀戀墳壟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爲賊所害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

論語學竟還鄉里冲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赴送喪還會稽疏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柱而能起建墓于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管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栢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爲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卽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次

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游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咸康中太守張虞上疏曰臣聞聖賢明訓存乎舉善褒貶所興不遠千載謹按所領吳寧縣物故人許孜至性孝友立節清峻與物恭讓言行不貳當其奉師則在三之義盡及其喪親實古今之所難咸稱殊類致感猛獸弭害雖臣不及見然備聞斯語竊謂蔡順董黯無以過之孜沒積年其子尚在性行純慤今亦家於墓側臣以爲孜之履操世所希逮宜標其令跡甄其後嗣以酬既往以獎方來陽秋傳曰善善及其子孫臣不達大體請臺量議疏奏詔旌表門閭蠲復子孫其子生亦有孝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庾袞字叔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瀉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輒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

晉書列傳 卷五十一
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哀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哀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哀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管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哀將何居？」母感而安之。哀前妻荀氏，繼妻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哀，俱棄華麗，散資財，與哀共安貧苦，相敬如賓。母終，服喪居子墓側，歲大饑，藜藿不糝，門人欲進其飯者，而哀每日已食，莫敢爲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採掇尚多。哀乃引其羣子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楮也，不曲行，不旁採，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嶮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或有斬其墓柏，莫知其誰，乃召隣人集于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哀之罪也。父老咸亦爲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撫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于厚而教之義，方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秀比諸子姪，衣食而每先之。孤兒女曰芳，將嫁，美服旣具，哀乃刈荆荏爲箕，簞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

器之爲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而以舊宅與其長兄子賡翁及翁卒袞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者莫不垂涕初袞父誠袞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誡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鄰人褚德逸者善事其親老而不倦袞每拜之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袞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袞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袞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方今徵聘君實宜之於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爲異行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爲功曹袞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節車而迎袞逡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旣而袞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爲之禮而遣焉齊王問之唱義也張弘等肆掠于陽翟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袞曰孔子

云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乃集諸羣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于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爲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何袞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隣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於是峻險阨杜蹊徑修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旣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袞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度異行乎及間歸于京師踰年不朝袞曰晉室卑矣寇難方興乃攜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暮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度賢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絕險也上有古人遺迹可其保之惠帝遷于長安袞乃相與登于大頭山而田於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藥同保安

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獲命于柚與之下山中塗日
眩瞽墜崖而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
時人傷之日廋賢絕塵避地超然遠迹固窮安陋木
食山棲不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哀
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
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
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
門人感慕為之樹碑焉有四子柚茂澤楮在澤生故
名澤因楮生故名楮茂後南渡江中興初為侍中茂
生願安成太守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
晷為兒童未嘗被呵怒顧榮見而稱之謂其外祖薛
兼曰此兒神用清審志氣貞立常童也及長恭孝
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閑之中容止瞻望未嘗
傾邪雖侯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親壅畝誦詠
不廢欣然獨得父母愍其如此欲加優饒而夙興夜
寐無暫懈也父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
左右富春車道既少動經山川父難于風波每行乘
籃輿晷躬自扶侍所詣之處則於門外樹下藩屏之
間隱息初不令主人知之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

侍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祈求懇至，而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失。見人饑寒，並周贍之；鄉里贈遺，一無所受。親故有窮老者，數人恒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晷見之，欣敬逾甚。寒則與同衾，食則與同器，或解衣推被以卹之。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晷見而避之，須去而出。既而自刈，送與之，鄉鄰感愧，莫敢侵犯。會稽虞喜隱居海嵎，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娉喜弟預女為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時人號為梁鴻夫婦。濟陽江惇少有高操，聞晷學行過人，自東陽往候之，始面便終日譚宴，結歡而別。司空何充為揚州檄，晷為主簿，司徒蔡謨辟為掾，屬並不就。尚書張國明州土之望，表薦晷，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晷未及大歿，有一老父，緇袍草履，不通姓名，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于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之，喪主怪而追焉，直去不顧。同郡顧和等百餘人，歎其神貌有異，而莫之測也。

顏含字弘都，琅邪莘人也。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歿于醫家。家人迎喪，旛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

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灰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旣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卽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憂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悖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荅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旣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含二親旣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間息耗必簪屨束帶醫人疏方應須髻地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遂趨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卽愈由是著名本州辟不就東海王越以爲太傅參軍出補閬陽令

元帝初鎮下邳復命爲參軍過江以含爲上虞令轉主國郎中丞相東閣祭酒出爲東陽太守東官初建舍以儒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遷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歷散騎常侍大司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太守王導問含曰卿今蒞名郡政將何先荅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當後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如其禮樂俟之明宰含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未之嘗復爲侍中尋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勅太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有邪德乎人嘗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含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爲甚衆咸服焉郭璞嘗遇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

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桓溫求婚于含含以其盛滿不許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荅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卜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絕浮僞如此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遺命素棺薄斂謚曰靖喪在殯而隣家失火移棺緋斷火將至而滅僉以爲淳誠所感也三子髦謙約髦歷黃門郎侍中光祿勳謙至安成太守約零陵太守並有聲譽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祿大夫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玉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入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董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董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酬

酬耳。弱冠博通經史，綜核羣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頽然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之。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樑也，吾方希達如椽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與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為吾鄉矣。」遂以女妻

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為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隣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熾，燒東家，後有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勅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匹，穀

五百斛趙王倫篡位孫秀夙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鴈門反齊王冏輔政辟爲大司馬軍諮祭酒既至謂殷曰先王虚心召君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聖應期先王以至德輔世既堯舜爲君稷契爲佐故殷希以一夫而距千乘爲不可迴之圖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鉞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殘反政然聖迹稍靡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也冏奇之轉拜新興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屬永嘉之亂沒於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守錄尚書事殷恒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况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宐上思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也在聰之朝與公卿恂恂然常有後已之色士不修操行者無得入其門然滯理不申籍殷而濟者亦已百數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竟以壽終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日則悲啼旬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

晉書列傳卷五十八
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勸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於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大亂，隨劉元海遷于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勸。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聰歿後，斬準將作亂，謀之于延，延不從。準既誅，劉氏自號漢大王，以延爲左光祿大夫。延又大罵不受準，遂殺之。

王談，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爲隣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讐志，而懼爲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錘。陽若耕鋤者，度常乘缸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以錘斬之，應手而歿。旣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巖諸子爲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

晉書列傳卷五十一
十九
會稽修理巖父子墳墓。盡其心力。後太守孔廡寃其
義行。元興三年。舉談為孝廉。時稱其得人。談不應召。
終于家。

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也。父冲有深識。遠量。惠帝
時為黃門郎。河間王顥執權。引為司馬。冲知顥必敗。
就職一旬。便稱疾求退。虞仁孝。自天至年十四。喪父。
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毀
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藜藿雜
米。足以勝哀。虞有園在宅北數里。瓜菓初熟。有人踰
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
乃使奴為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使
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虞乃懼然。盡以瓜與之。
嘗行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為盜。虞默然無言。
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士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
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虞諸兄仕于石勒之世。咸登
顯位。惟虞耻。臣非類。陰欲避地海東。會丁母憂。遂止。
哀毀骨立。廬于墓側。五年後。石勒以為武城令。虞以
密邇黃河。去海後近。將申前志。欣然就職。石季龍太
守劉微甚器重之。微遷青州刺史。請虞為長史。帶祝

阿郡徵遇疾還鄴令虞監行州府屬季龍歿國中夫
亂朝廷以虞名父之子必能立功海岱潛遣東莞人
華挺授虞寧朔將軍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
乃附使者啓讓刺史靖居海右不交境外雖歷僞朝
而不豫亂世以此高之卒于官虞五世同居閨門豈
穆符堅青州刺史符朗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其
母時人以爲榮

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祖父龕後將軍父阜
淮南內史琦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沉敏有識度
好古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
患甘鮮不贍乃爲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宜
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爲叅軍不就及丁母憂居喪
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爲隣火所逼烟焰已交家
乏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
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服闋乃慨然嘆曰
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
祿私展供養一旦煢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
質應黷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籍
以琴書自娛不營產業節儉寡欲豐約與鄉隣共之
鄉里遭亂姊沒人家琦惟有一婢便爲購贖然不爲

小謙凡有贈遺亦不苟讓但於已有餘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不占卜無所事司空陸玩太尉桓溫並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爲撫軍欽其名行召爲參軍固辭以疾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由是君子仰德莫能屈也桓溫嘗登琦縣界山喟然嘆曰此山南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藟食恒以述作爲事著三國詩論凡所撰錄百許篇皆行于世年八十二

吳達吳興

也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達

時亦病篤其喪皆隣里以箠蓆裹而埋之達夫妻旣存家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磚甃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蟲猛獸輒爲之下道昔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卒於家

史臣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之美談是知人倫之本罔茲攸尚盛翁子立行淳至素蓄異才流勳致其感通含哺申其就養載昌賞其清韻陸雲嘉其茂德王袁隱居不從其辟行已莫逾其禮枯槁以應其誠驚雷以危其慮永言董察異時均美

許孜少而敏學禮備在三馴雉棲其梁棟。猛獸擾其庭圃。居喪之禮寔古今之所難焉。庾叔褒不置表於執勒。則裕存乎敬業。幽顯不易其操。疫癘不駭其心。急病讓夷之規。有古人之風烈矣。孫晷之匪懈。王談之復讐。神人惜其亡。良守宥其罪。劉殷幼丁艱。酷柴毀逾制。發三冬之董。賜七年之粟。至誠之契。義形于茲。王延叩冰而召鱗。扇席而清暑。雖黃香孟宗。抑為倫輩。其餘羣子。並孝養可崇。清風素範。高山景行。會其宗流。同斯志也。

贊曰：德之在俗，有感必徵。孝哉王許，永慕烝烝。揮泗

洞相對。規與鷹。密彥夏庾。風標至性。文度弘都。勤修懿行。敦彼孝友。輒光謠詠。鳩馴長盛。魚薦延元。談桑義闡。琦吳道存。專洞之德。咸摘左言。

音義

咳	音該	曬	所絢反	頰	與俯反	蒔	時吏反	毳	此芮反	飴	與之反	蓼	六音反
籛	居約反	邴	兵永反	憊	防介反	糝	先感反	楮	居運反	賡	加說反	藿	居隱反
穰	為古文	嬰	初力反	怵	甫牛反	瞽	莫侯反	藪	莫結反	董	居隱反	壤	居隱反
稼	上所迤反	廡	許金反	莞	渠管反	甕	蒲歷反	棍	胡廣反				

書
卷
之
一

後
五
十
六

98-11658



